

時 代 叢 書

俄 國 革 命 史

朱 枕 薪 譯



3 0473 6653 3

共 學 社

1 9 2 3

748.28
827

俄國革命史

商務印書館贈

目錄

三月革命.....	一
蘇維埃之成立.....	一八
聯合政府之更迭.....	二一
農閭革命運動(一).....	二五
十一月革命之醞釀.....	三八
十一月革命之爆發.....	四七
十一月革命之經過.....	五五
革命時之騷擾(上).....	六五
革命時之騷擾(下).....	六六

目錄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	六九
憲法議會	七一
國是大會	七四
七地法	八〇
革命後之黨爭	八二
農間革命運動(三)	八五
蘇維埃思潮進化之歷程	八九
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附錄一)	一〇三
俄國蘇維埃制度表解(附錄二)(插圖)	一〇五
國際歌(附錄三)	一〇五

俄國革命史

三月革命

三月革命 (March Revolution) 突如其來，如夜裏的小賊一般。自歐洲大戰發生以後，這二年半中，俄國底人民，時常討論到革命的可能。茶店，咖啡館裏，官吏與學生，都設想俄國在戰時或戰後，總要發現革命底事情。工人在茶室中，交頭接耳地低談這件事。兵士在戰壕內，亦互相低低地耳語這件事。後來，到底發現了革命底事情，但是人人都不很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距離遠的省份，布滿了無稽的謠言。一個人說，這次革命是由彼得格勒 (Petrograd) 底工人造成的，他們不能代表真正的俄羅斯。第二個人說，人民感於俄皇底無用，結果遂實行了革命，如此，我們能以較大的力量去從事戰爭。第三個人說，愛國心復活，這是不錯的事。第四個人說，這是混亂底開端。在這種不定的空氣裏面，我正從高加索 (Caucasus) 取道赴莫斯科 (Moscow)，急欲洞悉俄國文化首都底情形，他們怎樣的對待了這件大事，他們在這齣劇情中，演出了什麼好戲。

我初到莫斯科的時候，第一件使我腦筋受強烈刺激，頓起很深印象的事情，便是有一大羣人正在圍着庫斯克(Kusk)車站四周的幾條街上開會。這能令我覺得非常奇怪。俄國在俄皇當朝的時候，街道會議(Street Meeting)這二個字，是從未聽見過的名詞。我們靜寂慣了，人民對公眾演說，而發表意見，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現在，幾種「心理之波」，竟在「人類之海」面上與風作浪；一羣一羣的人民，都在街頭巷角之間，方場之中，紀念碑之四周集會了。空氣中充滿着不羈的情感。

俄皇制度的傾覆，實在因為他們自己內部不堅實的緣故。俄皇制度之驟然傾覆，倒得竟這般快法，人人對之，都沒有不驚訝的。爲什麼我們從前不去打倒他呢？幾個人都以此自己問自己，然而他們自己也很難答復這個問題，因為這個答案是很惱人的。俄國底人民，本來很怕這個妖怪，他在他們面前出現的時候，他是隻二個頭的「帝鷹」(A two-headed Imperial Eagle)使人看了，覺得非常的可怕。現在他們把這個妖怪底假面具揭穿了，他的頭，原來只是一個蘿蔔頭，底底面象，是用紙來糊上去的。他們不信他們受了治者底摧殘，他們已墮落到老人底懦弱一點

上去。現在革命已告成功，他們各人都相信，無論如何，「他」總是一部份有功於這次革命的，所以「他」就決不會怕專制政治底權力了。

事雖如此，不過我問人，到這次革命是怎樣來的，他們竟沒人能夠明白知道。他們這樣的對我說，彼得格勒來的電報，說京城內食物恐慌，波羅的艦隊底水手，起了反動。消息有的不確，謠言布滿全城。空氣的變化，如電流一般的快。當地的行政官員，都很膽怯。

當這個消息證實的時候，就是，京城已落在工人議會底手中了；莫斯科底衛兵，實行與他們攜手，趕跑了俄皇所任命的官吏，使他們不得不將行政大權交出。北方的幾千工人與兵士，膽敢去攻擊俄皇。他們」如此實行了之後，莫斯科也有幾千工人與兵士，合別省計之，為數竟達幾百萬人，都和他們舉行同樣的行動，沒有人來敢對他們說個「不」字。陸地上遍灑了反抗的心泉，這也是尼法（Neva）河流域內少數人行動的一種結果。

「俄皇底政治，真是這般的可怕麼？」

「他們一定要常常服從他底命令麼？」

「恐怕他們能够舉行一次反抗運動罷？」

這就是造成三月革命的思潮。

羅門諾夫尼古拉士 (Nicolas Romanoff) 讓位底消息，傳到各省人民底耳鼓裏去，真和顆炸彈一般。『現在的情形是怎樣了？』人人都把這個問題自己問自己。答語各人各異，大部份要看答者個人自己的情形怎樣而定。

考察莫斯科底羣衆，他們大概可以分成二類人物。一類是穿好衣服的人，他們都是站在中流階級地位的人民，學生，官吏，律師，醫生等屬之；其他一類，就是普通一般的兵士，工人與小手藝人，他們都穿着破舊的，沒領子的襯衣，我們一看就能明白他們是怎樣的人。

總之，他們現在的種種議論，可歸納成爲一個大題目，這是大家都很注意的問題，就是：

『麵包與和平』

這就是：

「怎樣去獲得食物；

怎樣去停止戰爭？」

這二個問題，都已印入大眾底心坎深處，需要一種答復。不過他們沒有人歡喜公然談論他，因為他們人人都靜寂慣了。然而他們人人都明白，一千五百萬的海陸軍人員，現在還繼續吸收俄國底物質利源呢。人人又都明白，鐵道現在已沒有運輸的功用了，從前輸出到西歐的五穀，現在因軍隊底需用，都停止輸出。耕地的面積，去年較前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今春一定是還要繼續減少下去的。因此，幾個大城市裏的工人，已有好幾天沒有麪包吃了，但是貴族，資本家，大商人底家裏，他們都還有儲蓄很富的積穀倉。人人更明白，俄皇政府已和協約國訂了密約，誓師要打勝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駐兵於萊茵(Rhine) 河左畔；這種條約底意思，不過是戰爭的無期延長罷了。這種事情，對於街道會議中的人民，究有些什麼影響呢？

三月革命頭幾天內，一般民意底趨向，可於他們談話中推測之，他們有些談話，我都已記上

我底日記簿了。內中有一節現錄之如下：

一羣穿好的皮衣服的人民，圍着二個正從前線上請假返來的兵士立着，他們背後就是斯屈拉斯脫那耶方場 (Srashtaya Square) 與普斯金紀念碑 (Pushkin Monument) 碑之下，他們就在那邊談話。

『什麼！我們連吃的麪包還不夠，我們不要去從事戰爭了！不過德國人就要到這裏來了，好了，這次革命就終止了。』

『恐怕他們不會來罷！』一個兵士答道，『假使我們解釋給他們聽，我們是預備單獨離去他們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去解放在藩立雪 (Gallien) 地方的斯拉夫人，脫離與入底羈絆，我們一定又要去解放波蘭人，脫離德人底羈絆。』一個穿好衣服的人說，他呢，我們從他底神氣看來，他定是個四年來愛國的軍人。

『那是他們底事情，不是我們底事情。』一個兵士大無畏的答道。

此時，有個軍官挺身而出，說他自己受過好幾次傷，說了些關於君士坦丁堡的話，又說經過達達耐爾（Dardanelles）海峽底商業出口之必需與重要。但是二個兵士對之，看上去都不受什麼感動，他倆又開始談到軍隊中糧食的減少，假期的延長，以及退伍後的生活方法。——普魯士的軍國主義距離得很遠；只有這種事情是切身的問題，實際上是能影響到他們的。

他們底一切談話，大概都是如此的。

二種社會的團體，現在已在言論上從事競爭了。一方面的人，都是使農業貴族政治下的封建奴隸制度，變為中流階級下的工銀奴隸制度的人，他們現在已很恐怖了。他方面的人，覺得要使俄國富強，就要剷除俄皇制度留剩下來的遺老遺少纔好。不過這二種團體，現在還沒有什麼顯明的、公開的競爭。因為這幾天內，有一種共同的信條，維繫住他們在一起的緣故。他們二方面對於專制制度與寡頭政治的傾覆，都很歡喜。俄羅斯底靈魂，實在是躍動了。我們都這樣想，一個

新紀元是就在眼前了。難道俄國也能達到盧梭 (Rousseau) 所設想的十八世紀法蘭西底理性時代地步麼？法國底人民，都以爲他們這種好現象，已於一七八九年八月四號消滅了；一變理性時代而爲十九世紀中流階級的拜金主義時代。我相信現在莫斯科底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這幾天內，他們想到他們經過了二年半的戰爭，橫遭軍閥底摧殘，得以存留至今，他們現在確是特出的人才，他們現已處在法國革命時代地步了。

脫維埃斯喀亞 (Трескава) ——這是莫斯科底南京路，街上幾家時式的書店，都陳列了紅色罐面的法國革命史。戲院裏亦演着馬賽戲 (Marseillaise) 看客非常擁擠，人人興高采烈，差不多大家都立起來了。這是不是俄國有產階級所宣傳的自由，平等，與友愛底觀念之表現呢？難道他們要俄國革命終止在法國革命一世紀前所終止的地方麼？如果他們要獲得戰爭底利益，要由戰爭底力量，去獲得他們豐富的財物，以爲如此纔能滿足。假使他們真的以此爲目的，那末，我要問聲他們，他們亦會切實的估算估算促成俄國革命的原因否？

要答復上一個問題，我又要到街上去走走，在他們露天會議中去研究種種不同的社會狀態，看他們在春天融雪期內，究竟確實的情形是怎樣？

有許多穿好衣服的人們，確實相信這次革命是由「他們」造成的，「他們」要努力從事大戰，所以「他們」要推翻羅門諾夫朝代。這次革命對於他們的意義，能給他們活動力以較大的發展。這種意思，就是叫財產所有主，仍能繼續增多他們底財產，並要享受一種安全的保證，使工人一聲不響。這種意思，又是要戰爭戰勝後，纔能停戰；因之，他們能獲得戰後的擄掠品。

這次革命對於羣衆中小職業人的意義，就是現在距離戰勝的和平日子是不遠了。屆時他們底生活，就能恢復到戰前的平靜狀態，退職歸田，長享和平，不受動員令底滋擾，不思食物底限制。

但是這次革命對於憔悴的工人之意義，有些地方却和別人大大地不同。戰爭果然是立刻就會過去的，不過他們却「不能」返到他們從前的狀態；每星期的工資與每星期的消費之懸隔，將日益擴大，入不敷出，僱傭不定的恐怖，一任僱主的出爾反爾，他們亦不復能加入軍隊爲別人

去打仗。假使如此，他們就要因保護他們工人底權利而犯罪了。

這次革命對於農兵的意義，可於他們和他們底軍官談話中見之，即使他們能夠打到君士坦丁堡，回憶此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年的生活，也無非是一場惡夢。戰後的土地，一定很多，一定較戰前要多，他們返到鄉村去後，這定要任他們自由耕種纔好。

在這種街道會議裏羣衆歡樂的熱忱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至少總有三種社會階級，解說這次革命而成三種不同的意義。但是那一種社會階級能左右這次革命呢？是錢袋荷在背上，穿好衣服的人呢？還是懦弱的小職業人呢？抑是面黃肌瘦，衣衫襤褸，肚裏餓着的人，來建立這個新天地，而爲大俄羅斯底主人呢？

一日，我到莫斯科郊外幾所兵房裏去看看，我覺得這一種新的社會原質已開始爲決定俄羅斯前途命運的主要分子了。我此去與一俄友同去，他在晚間兵士討論土地問題的時候，他是被人注意的。土地問題麼，這實在是一種革新運動啊！兵士確應當想到俄皇制度傾覆後的這

件重要事情——土地問題。

兵營外一處大空地上，三四百個兵士聚在一處討論問題。他們都是軍隊中選舉出來的代表，或是互相討論，或是靜聽演說。他們都是兵士。他們中間連一個軍官都找不出。他們各自公然發表意見，毫無顧忌。他們中間，也說不出誰是主席，也分不出誰是有證書的代表，誰是沒證書的兵士。有些兵士，爲了滿足好奇心衝動的緣故，也混到裏面去看看究竟怎麼一回事。「糧食」就是他們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有人大聲喊叫，有人提議推舉三人去向軍官交涉，要求增加已減少的糧食。

停了一刻，他們討論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他們應當到前敵去打仗麼，假使軍官命令如此做法？

什麼是戰爭底目的呢？

他們真的有密約麼？

現在能夠停戰麼？

這幾個問題，我都聽得兵士們在那邊熱烈的討論着。但是，戰爭如有利無弊，那末，爲什麼不去討論別的問題呢？俄國底兵士，都是農民出身，他們在鄉村中所耕種的土地面積不大。人數繼續增多，土地依然如故，地主還要處處去壓迫他們。有個兵士，出來伸訴農人底痛苦。他說：『我們一回老家，我們就要感覺土地缺乏。我們爲了祖國底土地，拿了刀鎗去和人家拚命，我們亦要獲得土地之後，我們纔能把刀鎗放下手來。』他說完這幾句話，聽衆大拍掌，表示贊成的意思。

這個最初的『兵士蘇維埃』(Soldiers' Soviet) 躍躍欲試，從食糧問題進而討論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更從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進而討論土地問題。三者之中，只有食糧問題一項，已討論得有切實的解決方法。其餘二個問題，現在不過在抽象方面從事討論罷了。但是這萌芽的兵士蘇維埃，現已成爲俄國交換意見的中心機關了。俄國這次革命，現已進至第二步了。第一發現了街道會議，人民公開發表意見。第二發現了分裂的趨勢，他們分裂成爲種種團體，成爲職業組合，產業組合與僱傭組合。兵士組織『兵營委員會』，工人組織『工廠委員會』，小職業人亦擬聯合同

業，組成團體。中世紀的基爾特（Guild）改易現形復出現於世，俄人稱之曰「蘇維埃」，蘇維埃就是俄人稱呼委員會的名詞。



三月革命創成一種新勢力，占有政治上重要的位置。這種新勢力是什麼呢？就是穿兵服的農民，忽然覺得他們都是人類，他們討論到將來的問題。他們對於這次三月革命，並沒有一種甘心爲密約，而爲更有力的對德戰爭之表示。工人與兵士，正在那邊創立工人蘇維埃與兵士蘇維埃，他們所抱的目的，就是『和平』，『土地』與『麪包』。他們各種階級，現在都找不出什麼分別，這幾天內，布黨（Bolshevik Party）左黨（Menshevik Party）與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之間，並沒有什麼軒輊的意見。時至今日，他們各黨各派，已在他們底機關報上，各自發表對於這次革命的解釋。解釋雖各不同，然而我們到脫維埃斯喀亞街孟黨與布黨的總部去一走，就能知道這由社會民主黨分裂的二派，現時尙無爭端可言。社會革命黨報紙上重要的論文，都採同一論調。這幾天內孟黨的機關報說，「這次革命與君士坦丁堡並無何等

關係。屏棄俄帝國主義的吞併政策。我們如能堅持這種有產階級極端反對的政策，當能激勵德國的工人，引起他們的同情。我們不必去干涉亞門尼人（Armenians）與土耳其人（Turks）底事情，一切都隨他們自決。』開善（Kazan）軍事區域內的兵士蘇維埃，在這幾天內亦開一會議。他們通過一項議案，就是：『即使戰爭的結果勝利，亦要實行無條件的媾和，沒有土地底割讓，沒有錢幣底賠償，隨各民族自決。』

話雖如此，但是他們大規模的羣衆運動，仍很幼稚。從前的奴隸，因為對於俄皇的警察，萬分恐懼，現在亦不能自信他們是俄國底主人。沒有幾個從治者階級裏跳出來的人們爲之發首，俄國恐亦不能有什麼大希望。莫斯科底工人與兵士，受了習慣底暗示，仍舊忠於舊主，希望他們出來說道：『我們要爲你們底領袖。』因此有許多官吏，律師，政客，新聞記者，甚至小行政官等，都被選入莫斯科蘇維埃（Moscow Soviet）爲議員。莫斯科商會（Moscow Merchants' Guild）裏的人，以及從前俄皇時代的官僚，只要稍有一些爭自由的美名，就都入於被選之列，羣衆都不信任他們自己，願將大權交於他人之手。

『三月社會主義者』(March Socialists) 底人數，非常衆多。隨便那一種職業的人，隨便那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學生，祇要人家不說他是個「君主主義者」(Monarchist) 他就能加入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此時加入社會革命黨與孟黨的人，難以數計，但是他們都不明瞭社會主義與這次革命的關係與意義。他們在省蘇維埃中，很占勢力。

有產階級究竟怎樣應付這種革命的怒潮呢？他們在街道會議中說話，在他們一階級中人集合的會議中說話，專講他們自己的事情，專謀他們自己的利益。此外，他們就怕參與這種會議。他們挺身而出公然主張延長戰爭，以冀打至君士坦丁堡，他們這樣就很危險。他們不敢反對瓜分地主土地的主張，而說這種舉動是強盜行爲。他們現在已失去原有的地位，現在的他們，不是從前的他們，他們現在祇好靜居默處，不敢作聲。

但是，有產階級直接駕馭羣衆的權力雖失，他們間接把持國家行政機關的勢力仍在，不特如此，且還繼續向前發展。我言不信，可用外交總長米立郭夫 (M. Milukov) 底話證之。這幾

天內，他正有事在莫斯科，我便乘機去訪這位外交總長談話。我問及「俄國革命」底和平目標，就是沒有割讓，沒有賠償的和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puties) 現已公然發表此種主張了。他答道：「我們仍舊相信勝利，所以我們不能採納此種與我們協約國意見不合的和平目標。」我又問道：「你意是說俄國要打至君士坦丁堡，瓜分奧國土地麼？」他答道：「實行國際管治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定有許多困難，除非達耐爾河 (Dardanelles) 畔的砲臺與到黑海 (Black Sea) 的入口，都握在俄國手中，這樣纔能安然無虞。至於奧國，祇有瓜分一法，纔能解決南方斯拉夫人底問題。」於此可見他們勢力底一斑了。

莫斯科街道會議中的工人與兵營委員會中的兵士，這二種人們底心理，與一般有產階級中人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別，矛盾孰甚！現在俄國政府內部實在一些也沒有革新，社會狂熱底程度，雖達沸點，他們都是置若罔聞，退一步講，外交部總是一味守舊，毫無革新。從前俄皇時代好勝的心理，現仍盤踞在一般官吏腦中，他們僅將「貴族政治的特權」(Aristocratic Privilege)

易爲『中流階級的實力』（Middle-class efficiency）罷了。他們原是感受外國帝國主義（Imperialism）底影響所致，我們讀了『巴黎底經濟決議案』（Paris Economic Resolutions）我們就能明白知道。俄國現在的外交部，漸成爲實行這幾種決議案底機關了。

彼得格勒也和莫斯科一般，三月革命底開始幾天，平靜如常；至五月一日，他們狂熱的程度已達極點。我出世以來，從未見過這樣的盛況。這不僅是一種勞工遊行示威運動，凡是俄國底社會黨以及勞工組合，自最激烈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s）至最溫和的中流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全都有人參與在內。這又不僅是一種國際的遊行示威運動，凡是俄羅斯帝國所包含的各民族，自波羅的（Balto）海底芬恩人（Finns）至西伯利亞（Siberia）底唐古斯人（Tunguses），亦全都有人參與在內，手裏執着他們底旗幟，旗上寫着罕見的，希奇的文字。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俄國彼得格勒與其他各處的大慶祝，實是一種宗教的行爲，他們藉此紀念人類底友愛。革命的俄羅斯，於此時報信給全世界，說他們現在安寧如常，沒有大砲的怒鳴，也

沒有肉搏的鬧聲。

三月革命底安樂日子，至五月一日而極盛。物極必反，安樂日子從此就過去了。同心協力造成三月革命的許多社會團體，現在團體間互相競爭。他們互相爭雄，都願握有大權，以便指揮一切。

蘇維埃之成立

我們要明瞭一九一七年夏季期內政治大局的變化，先當洞悉三月革命所產生的一種新制度之意義。

三月革命後新創的「街路會議」，工人公然集會反對有產階級。兵營中的兵士亦相聚開會討論各種問題，自糧食問題至戰爭問題，一切問題都討論靡遺，這是羣衆革命力最初的表现。

彼得格勒是俄國第一個大中心地，革命力漸將成爲具體的事實。專制政體傾覆後，彼得格勒立刻組成工兵委員會，後復合組一中央委員會，這就是「蘇維埃」(Soviet)最早最大的先例。蘇維埃與俄國他種公共機關迥異，蘇維埃的代表，都由根據產業而組織的公民團體選出。凡是

工人數達一千人以上的工廠，以及目的在保護會員經濟方面利益的熟練與不熟練的工人團體，都能派一代表加入中央的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因此彼得格勒的工人，就能借重各代表的手與口，代達他們的意思，傳知各地。——城市與鄉村各處。不過蘇維埃沒有經過國會選舉法的正式手續，然而蘇維埃為社會服務，為權宜計，是不得不這樣的。

俄國的工人，在理應有這樣一個代議團體。俄國向來沒有這種如民主主義國會一般的機關，甚至地方上的議會，亦要由俄皇的官吏指派議員，就是選舉，亦只限於有錢有勢的富翁。

蘇維埃的選舉，俄國的工人與農兵，都不採用國會那般根據地方為區別的選舉法。實緣俄國地土廣大，跨有二洲，這樣的選舉，要在短期間內辦成，於事實有所不能。且俄皇制度倒後，須待解決的問題正多，急不能待。這樣，蘇維埃便應運而生了。

一九一七年五月底，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First 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在彼得格勒開會。赴會的代表，都是些兵士，醫生，律師與新聞記者，官吏為議員的不多。孟黨與社會革

命黨主張採用革命的和平目標，就是沒有土地割讓，沒有錢幣賠償的和平，徵求協約國的同意；他們更主張即時召集「國際社會黨會議」(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此時一般人民對之，大多數都十分滿意。彼得格勒以外各處城市中的工人，鄉村間的農民，兵營中的兵士，所以都來贊助孟黨與社會革命黨。因此這二黨在蘇維埃中最佔優勢，第一日開會，各代表所隸屬的黨派及各黨的人數，分別列明如下：

社會革命黨員 三二一人

孟雪維克黨員 二四七人

布爾雪維克黨員 一〇七人

無黨派關係的 七三人

猶太人同盟會會員 一〇人

土地與自由社員 五人

無政府黨員 一人

第一次蘇維埃大會所討論的第一件議案，就是信任聯合政府問題。投票的結果，以五百四十三票對一百二十六票通過信任聯合政府的決議案。聯合政府的基礎，現在總算完全穩固了。

聯合政府之更迭

三月革命後組成的第一屆聯合政府，(First Coalition Government) 態度溫和，中流砥柱把持政權，壓下俄國工人的革命精神。致令俄國人民更感痛苦，更覺無望，痛定思痛，他們覺悟要獲得他們的自由，須由他們自己來做解放的工作，否則，是永遠不能達到他們企望的目的的。

三月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推翻俄皇制度，聯合政府成立後，已進入第二期。國內漸呈分裂的現象，工人覺得如要增進他們的地位，須由他們工人的產業委員會，即蘇維埃來指導革命，監督政府，如此方能如願。至六月中，各地有不穩的消息傳出，待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或全俄憲法議會召集後，他們當即公然表示不承認聯合政府為政府。六月中有幾處地方蘇維埃實行獨立，不受聯合政府節制。

一九一七年的春天，蘇維埃主張的對外政策，力謀廢除種種密約。於是協約國又多一新敵人，普魯士以刀鎗爲武器，他們却以思想爲武器。他們力主和平，主張沒有割地，沒有賠款的和平。

但是聯合政府中社會主義的分子，不久即與中流階級聯合一致。六月中最後的一個星期，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預備會畢會後，孟黨的領袖崔萊特立（Trotsky）投降政府中有產階級的政黨，他們以立憲民主黨爲首。立憲民主黨主張令前線的兵卒，繼續向前進攻，又主張解除一部份彼得格勒衛兵的武裝，調遣其餘的人加入火線共同作戰，遺缺以「可靠的」哥薩克兵與高等的兵卒補充之，他們又要解除彼得格勒區域內一切工人的武裝，他們提出這幾種議案，要求蘇維埃予以同意通過。結果蘇維埃竟公然認可這種有產階級政黨的政策了。

孟黨與有產階級攜手，主張繼續戰爭，布黨與無政府黨料其必無結果，這僅能促成內亂，不能獲得絲毫利益。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快要畢會的時候，彼得格勒的工人與衛兵，共同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反對聯合政府。主持者爲無政府黨，布黨此時固無一定目標，暫守靜默，並不怎樣活動。

至七月一號，民衆又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運動。工廠中與兵營中的羣衆，成千整萬的在街上遊行。這次羣衆示威運動雖爲孟黨與社會革命黨所主持，然而民衆所持的旗幟，都爲布黨的旗幟，標語亦都爲布黨的標語。有二種旗幟上的標語，很堪注意：

「打倒資本主義的克倫斯基政府！」

「全權歸諸蘇維埃，保證憲法議會的安全！」

翌日，七月二號，克倫斯基召回前線的兵卒，鎮平民衆的暴動。這天的呼聲，是：

「戰至完全的勝利！」

「協約國萬歲！」

「信任聯合政府！」

自七月十五號始，第一屆聯合政府已有瓦解之勢。蘇俄立憲民主黨的幾位閣員，因蘇維埃反對他們的政策，減弱俄國的戰鬥力，憤而辭職。一面蘇維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亦要求罷免教

育總長孟牛洛夫 (M. Manuilov) 理由因他接任後，對於學校制度，仍俄皇時代的舊法，絲毫沒有改變。他們又要求商業總長郭諾凡洛夫 (A. L. Konovaioff) 保險國家管治幾種主要產業的事情。

立憲民主黨員辭職，第一屆聯合政府自然瓦解。布黨主張蘇維埃執行政府職權，列寧演說以『全權歸諸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 一語為口號。此時俄國的運命，但看蘇維埃的行動如何為斷了。

前線兵卒的潰敗，是第一屆聯合政府的致命傷。克倫斯基勢成孤立；蘇維埃雖有很好的主張，然而他們能說不能行，空言無補實際；俄皇時代的軍官又實行叛變。同時城市中食糧的來源減少，火車的乘客非常擁擠，工廠因缺乏物料而關門的比比皆是。所以無論誰都知道俄國將要大亂了。

後克倫斯基出任巨艱，組成第二屆聯合政府 (Second Coalition Government)。第二屆聯合政府組織的原理，與第一屆的顯然不同。蘇維埃的代表，竟沒有一人得充新政府的關員。

農間革命運動(二)

俄國底人口，大多數是農民。假使幾處產業中心地底工人，貿然實行革命，不得大多數農民底同意，能不能成爲事實，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研究俄國農間問題的結果，知道大多數的農民，非特不仇視革命運動，且亦爲革命運動後臺的一重要有力分子。我們要明白俄國農民在鄉村中所以有勢力的緣故，當從歷史上去尋究。

十九世紀之前，歐洲政治與社會上主要的分子，就是貴族，換言之，就是地主。他們權力底柱石，是土地專利；土地專利底柱石，是農奴制度。歐洲一洲大部份的農民，不是生命握在地主之手，就是經濟不能獨立。

至十八世紀之末，西歐與中歐底情狀，漸起變化。發生農間革命，(Agrarian Revolution)解放農奴。法國革命時議會所議定的法律，永遠廢除封建制度，農民爲地主作工，地主須付以工價。此後不久，德國底農奴制度，竟亦隨之而崩壞。

但是這種變化，對於東歐方面，不見發生何等影響，對於俄羅斯，更是毫無影響可言。俄國遠隔西歐，而與亞洲毗連，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還是十八世紀以前的俄羅斯，仍遵法國革命前西歐各國底舊制。然而俄國底農奴制度，亦非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我們雖不能斷言俄國何時始發生農奴制度，然能確定俄國十四、十五、二世紀，以及十六世紀前半期的農民，都很自由，租地耕種，自爲主人，或向俄皇租地，或向官吏租地，或向貴族租地，一任自由，並不拘定。農民租用土地，祇須付稅納租，或錢，或穀，或代爲執役若干天，都無不可。此時農民除付稅納租外，餘都自由。

中世紀而後，韃靼 (Tartar) 底游牧民族，侵入俄土，莫斯科底治者階級，奄有南俄底土地，輸出至西歐的大麥，其數大增，因是俄國農民底工價，亦大增高。俄皇、官吏、與貴族等人，見而垂涎，壓迫農民，不准遷主易地，增高地租，付租須付勞力——人工，明言之，卽代爲執役作工。於是農奴制度底鐵鏈，就緊緊繫在農民之身。

俄國底農民，因不甘毫無抵抗的放棄他們原有的自由。此時反抗者甚衆，而以斯登卡賴尋

(Boriska Pavin) 這人爲最著名，他是位農民底領袖。他爲反對強權而奮鬥，聯絡農民，反抗地主束縛他們身體底自由，拒絕納稅付租。今有許多民歌民謠，說及這時俄國第一次革命底事實。

這種幼稚的，散漫的農民運動，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機關，所以不久就失敗了。

至十九世紀，西歐產業制度發達，資本主義盛行，乃農奴轉爲身無寸土的工銀奴隸，名之曰「進步」，但是俄國却故我依然，農奴制度並無絲毫崩壞。

然而西歐底產業革命，對於俄國亦非全無影響。一八三〇年以後，俄國也逐漸引用產業。北方幾省以木麻輸入西歐。歐俄分成二種經濟區域：南方爲農業區域；北方爲工業區域。南方底農業生產物與北方底工業生產物互相交易。北俄羅斯底產業，並不十分發達，尙屬幼稚，但是需用工人不少，農民轉爲工人的很多，不過南俄羅斯底農民，現在却益難自拔了。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還在農奴時代，北方幾省大多數的農民，現在都已變成工銀勞動者了，現在沒有農奴，農奴亦都變成自由的農民了，但是南方與東南幾省的農奴，現在還是不能自由，且人數反較從前爲衆。農間的貴族制度，壓迫農奴不能自由，制定最兇暴與最刻毒的法律，以約

束農奴。結果農奴發生反動，農民運動反而轉劇。

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三〇年，十年中俄國農底農間風潮次數，平均每年共十一次；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平均每年二十二次；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平均每年三十四次。

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三七年，二十一年中歐俄被人暗殺而死的地主，祇有九人；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五三年，十六年中歐俄被人暗殺而死的地主，增至一百五十八人。

農民以外其餘各階級中人，感受西歐產業革命底影響，漸覺發展產業底重要。小地主與商人，同主張廢除農奴制度。廠主與地主平分購買勞動力的權利。地主不應私有農奴人類身體亦應自由貿易推翻農奴制度。廢除地主底專利權。俄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心中都具有這種觀念。有志竟成，一八六一年二月一九號，俄皇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er II)就頒布了解放農奴的命令。亞歷山大第二解放農奴的皇諭，不能真給農民自由。俄皇自己說：『廢除農奴制度這件事，與其由在下者發動，不如由在上者施行之爲愈。』但是農奴解放後，情形反劣於前，較前更難自

拔。農民由身體的奴隸，變爲經濟的奴隸。農奴贖身，須付代價，代價很大。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四年三十二年中，農奴付出的贖身款項，共達八九五、八七九、四七三金盧布。農奴如無錢贖身，可以麥穀代錢，或代地主耕種土地，不取工價，卽以之爲贖身資。

農奴轉爲自由的農民，回復中世紀時的本來狀態；名雖自由，實則經濟權盡在他人手中，經濟不能獨立，仍是不能自由。

自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的時候始，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的時候終，歐俄各處自由農民底生活狀況，總是一天惡劣一天。農民底物質生活惡劣，農業亦隨之衰退。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一年，二十五年中，歐俄北方幾省的農民，從事家庭工業與工場工業，致耕地的面積銳減，減去了百分之三十六。是時南方幾省的耕地面積亦大減，二十五年中減去了百分之四十四。合歐俄全地計之，據麥斯洛夫 (Maslov) 底調查，(見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Russia*.) 二十五年中減去原有的面積百分之十二。耕地減少，人口增多，農民底物質生活，乃愈惡劣。俄國六十省

失業的農民，爲數竟達一千二百萬，又因產業發展遲緩，不能容納他們立足。失業人數，愈聚愈衆。那時鄉中大家都這樣說道：「求上帝賜恩，願家畜繁殖，子孫無有！」農民過多底恐慌，至是已成爲一大問題了。

農民因要贖身，不得不將麥穀付給地主，所以俄國國內常有農民餓死，而每年還有三四千萬蒲特（一蒲特合三十六磅半重）麥穀輸出國外。

俄國農民在鄉間組織有自治團體，人人都說是斯拉夫民族性底表現。二十世紀之初，俄國屬於農民自治會的耕地，僅佔全數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九。俄國農民却佔俄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六又十分之八的耕地，爲地主私人所有。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三的耕地，則爲俄皇、教會、皇室與大官所有。土地底所有主雖各不同，要其耕者都爲農民。農民除爲自己耕種百分之三十六又十分之九的田地之外，其餘百分之六十三又十分之一的田地，農民都爲他人耕種。地租極重，大部份的農產物，差不多都要歸之地主，農民自己所得有限，家人能免凍餓。

之憂，已屬萬幸。至於農民底自治團體，自己占有土地，然而也苦贖身的債務之負擔太重，祇好另尋地主，仍爲他人作工。

農民墾殖荒土，付給地主的地租，通例有二種辦法：

(一) 以錢，物作地租。

(二) 以人工作地租。

歐俄北方幾省引用工業，農業與工業發生競爭，地主希望競爭獲勝，特准農民以錢幣與物品付地租。南俄與中俄一帶，人工自由貿易，農業與工業無競爭。但是自治團體中土地飢荒的農民，自己內部發生競爭，爭欲租地耕種。東南一帶的農民，最苦土地飢荒，地價亦最昂貴，地租最高，通例以人工付地租，爲地主工作而不取報酬，卽以之作爲地租。

失業的農民，不能獲得土地耕種，情急智生，他們遂易地而居，實行遷移一法，另尋生路。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中，身無寸土的農民，常從人口衆多的南北中央幾處，遷至人口較爲稀少的東與東南一帶。

麥斯洛夫說，近幾年來，都不以人工付地租，而以錢物付地租了。十九世紀之末，伏爾伽（Volga）與東南幾省，以及哥薩克（Cossack）底土地，都採用資本制度，發展農業，所以都用錢幣支付地租與工價。最初移至上述幾處的農民，自成一小資本家，自建農場。土地廣袤，人口稀少，獲利極易，人都趨之若鶩。隨後入墾亦有限制，其餘一般無地可耕的農民，不易隨便遷入東與東南一帶。多數的農民，還是仍為他人執役。鄉間的階級，漸見懸殊。農民底自治村，有的是有產化的，有的是無產化的。二者名有平等的權利取得土地耕種，實則窮苦的農民，雖已取得土地，然也祇好典給他人之有農畜者，自己復為他人工作，取工資而生活。所以這幾處地方的階級競爭，含有二重意義。全體農民，一致與地主競爭；農民自己內部又分成「貧」「富」二階級，亦互相競爭不已。

俄國三月革命前農間發生風潮的原因，約有下列三端：

- (一) 鄉間人口衆多，耕地面積狹小，土地不敷農民耕種；
- (二) 地主所有的田畝廣大，所養的農奴亦多，農奴須要贖身，纔得自由；

(三)鄉間農民債務的擔負太重，無法清償。

上述三種原因，產生下列二種結果：

(一)農民底自治團體不幸失敗，農民降至最貧的地位；

(二)農間引用資本主義，妨礙農業進步。

二十世紀之初，俄國農間風潮迭起，都含有革命的意味。大勢所趨，就是有產階級與資本階級，也都要求改良土地制度，他們對於貴族底特權，表示願意讓步。

早在一八八六年，緣於貴族院 (Council of the Nobility) 之要求，通過一項法律，地主可以隨時辭退農工，農工永遠不能違背條約。農工私逃，以犯罪論，逮捕送交原主；如他不願繼續工作，就要定罪，輕則鞭責，重則監禁。

至一九〇六年，又通過一項法律，農工罷工，科以六個整月監禁之罪，在會者加倍科罰，科以十二個整月監禁之罪。雖然，歐俄農民罷工的事情，仍是年多一年，是年罷工的事情，已有一百四

十三次之多。

一九〇五年，中流階級的村董聯合大會在莫斯科開會，要求俄皇及皇室出賣他們所有的部份土地，以滿足農民最衆多的省分之農民的土地飢荒。立憲民主黨也在第一屆國會中要求准許農民出價多購田地。但是這二種提議，既不能取悅貴族，復不能取悅農民。貴族以爲讓出一部份田地，他就要喪失政權，不能管治鄉間的農民了。農民以爲購買大部份本爲他們所有，現爲地主所有的田地，反要加重負擔，地價當時非常昂貴，農民實在無力購買。如要購買，則負債更巨，納稅更多。農民的痛苦，亦必更加深重。農民須無負債之憂，農產物須全歸農民所有。祇有這樣，纔能提高農產率，免除飢荒。孰知俄國底中產階級與貴族階級，都沒有想到這層，農民運動的機會似已成熟，亞歷山大第二所萬分恐懼的「由在下者發動要求改良」的事實，現在是無可避免的了。

俄國底農間革命，不是全體農民同時起行反抗。歐戰發生之後，物價大增，俄國養兵一千五

百萬人，這樣重大的負擔，都要俄國其餘的人民來擔任，因戰爭而死，傷的人數，不可以數計，至於供給軍人的貨物，亦不可以數計。農民都覺得如要增進他們關於土地方面的經濟狀況，第一就要停止戰爭。所以在三月革命之前幾月，農民未起反抗運動，但有許多農兵，自軍隊中逃回鄉間，他們手中攜有鎗械回來。於是俄國各地隨之發生局部的農民運動，農民擅自佔領地主底田地，墾殖劣土，拒付地租。然而他們底運動，都是散漫的，不能團結一致。推翻俄皇政府的革命，不是那些逃回鄉間的農兵之事業，反為北方幾省城市中的工人所造成。雖然，俄國一九一七年底三月革命，農民亦與有大力。地方自治會發達成為農民蘇維埃，農民蘇維埃兼管政治與經濟二方面的事務。

這時農民團結一致，『貧』『富』（農民）聯成一氣，沒有階級的差別，同心戮力的反抗農間的貴族階級，佔領貴族底田地，歸諸社會。但是他們不能持久，不久即發生分配地主田地的問題，階級間互相仇視的心理，即因之而起。農民自己內部分裂，各自為謀，互相競爭。北俄工業區域及南俄與中俄農業區域內的半無產的，(Half-proletarian) 沒有土地的農民，與其餘的農民分離，

獨自組成小工人的團體。北俄一帶，地主所有的田地，面積狹小，地質甚劣，半無產階級的遷思他遷，都想遷至東南一帶富庶的省份與服爾伽省 (Volga) 去工作，因為那邊地主所有的田地非常廣多，足夠分配，還有許多剩餘的空地，足夠殖民之用。然而那邊的富農，却聯絡農村自治會而利用之，阻止外來的移民在他們那邊立足。

三月革命後，至一九一七年夏，俄國各地差不多都有農民運動發生，局部的擅自解決田地問題。此時布黨在鄉間毫無勢力，鄉間的農民並不知道布黨。農民當時所信仰的惟一的政黨，是社會革命黨。周諾夫 (Victor Tcherno) 是社會革命黨底領袖，現任第一屆聯合內閣中的農業總長之職，眼見他們這種局部的解決田地問題，專謀一個人底私利，不顧全社會底公益，遂思有以補救之法。他命各地組織「土地委員會」(Land Committee) 由土地委員會暫時占領地主底田地，亦由土地委員會暫時治理地主底田地，以待國民大會 (National Assembly) 之決定。周諾夫底本意，想使農民與官吏共同解決田地問題，不使肥沃的土地，日就荒蕪。但是中流階

級的政黨，其中尤以立憲民主黨爲最，都反對周諾夫之所爲。其後聯合內閣改組，周諾夫被擠出閣，另易一立憲民主黨員爲農業總長。爲孟黨與社會革命黨所左右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允准立憲民主黨自由行動，他們不加以干涉，於是立憲民主黨就公然與土地委員會爲敵。各地的地主，假手於哥薩克官兵，逮捕土地委員會底會員，而加以種種酷刑。

農民橫遭此種壓迫，並不因此而偃旗息鼓，他們仍復積極從事運動。一九一七年八月，東與東南及中央幾省的農民自治會，就開始占領地主的劣土，據爲農民自己所有，而自己分配之。在沙瑪拉 (Samara) 一省，社會革命黨在農民中很有勢力。一九一七年七月，沙瑪拉一省的社會革命黨開會，議決由土地委員會占領地主的田地，地主將田地無條件的交還給土地委員會，土地委員會獲有暫時的使用權，一切都待國民大會決定。至一九一七年八月，沙瑪拉一省就沒有畝私人的田地了，劣土概歸自治會所有。沙瑪拉一省這種沒有流血的農間革命，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前，就已成功了。其餘如本賽 (Kazan) 與湯布夫 (Tambou) 二省，農民亦都早就達到目的，不過比較上稍形紊亂罷了。至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中，沒有達到目的的中央幾省，發生農

民運動，暴烈異常，破壞許多有價值的財產。此係地主與立憲民主黨破壞周諾夫的政策所激成。其中以九月底時郭齊洛夫 (Kozlov) 的運動為最兇猛，焚去好幾家房屋，死傷的人，不計其數。至一九一七年冬，歐俄北方森林帶內的農民自治會，亦開始占領地主的田地了。

俄國底三月革命，由國民聯絡一致，同心戮力所造成，革命底目的，就在破壞特權的農間貴族制度。農民的土地飢荒，是發生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大原因。農民的目的，就在推翻農間的貴族制度，平均分配土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發生社會革命，布黨得城市中無產階級的助力，獲得政權，此時農間的革命運動，已較前進步。這種羣衆運動，或將由散漫的趨勢而轉上有秩序的與生產的軌道，是則全看布黨指導的能力如何為斷了。

十一月革命之醞釀

第一屆聯合政府失和解組之後，郭尼羅夫 (Kornilov) 失去原有的地位。中流階級的政黨中人，如立憲民主黨等，一聞郭尼羅夫出外謀叛克倫斯基 (Kerenskiy) 的消息，就紛紛向政

府辭職。中央蘇維埃中的孟雪維克黨人，(Mensheviks) 與社會革命黨右派中人，見政局的形勢不佳，亦要求速應組成「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政府」，不準立憲民主黨人 (Constituent) 加入在內，因為他們要利用聯合之名，而行中流階級專政之實。因此他們議決另行召集一國是會議，(State Conference) 擴出中流階級中人。此會由蘇維埃發起召集，不由克倫斯基命令行之。邀請派遣代表書，只送至下列幾種團體：

合作團體

自由職業組合

工人職工組合 (三月時，會員三十萬人；十月時，會員增至一百五十萬人)。

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 (社會主義有馬克思派與非馬克思派之分)。

國是會議於九月中末後的一星期內開會，主張較八月中開會的克倫斯基勢力保護之下，的國是會議為急進。

國是會議開會後，會中意見紛歧，頗不一致。布爾什維黨人（Bolsheviks）以現任彼得格勒蘇維埃會長脫洛次基（Trotsky）爲首，他們不願協力另建一聯合政府，他們主張到鄉間去竭力宣傳，務使他們與蘇維埃接近。脫洛斯基宣布其主張後，即與其餘布黨出席的代表，盡行退出議會，作爲決心實現他們主張的表示。布黨代表退席後，會中人數頓形減少，布黨是北俄最占勢力的社會黨，最近二月內，布黨在城市與鄉村的蘇維埃中，極占優勢。

國是會議底第一條議案，由社會革命黨中央派首領周諾夫（Zinoviev）提出，要求新政府定須擴出中流階級的政黨，如立憲民主黨等人，他們都與郭尼羅夫的反革命舉動有關，與郭尼羅夫暗通聲氣。這條議案通過了，似乎他們要組成一純粹的溫和派底社會黨政府，先由此政府行使職權，以後待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選成後再決定。忽有一表同情於孟黨的人崔萊特立（Tsereteli）出而發言，提議新政府「應容納國內各派人材，只要救國的目的相同，雖非社會黨，亦可容納在內。」說也奇怪，這條議案居然亦通過了。那末，現將怎樣辦法呢？他們允許非社會黨人加入新政府，不過立憲民主黨是例外，不能一概而論，擴出不得加入。但是俄國

國內非社會主義的政黨，原只有一立憲民主黨，這二條決議案，未免自相矛盾。然這還是辯論三天所得的結果，毋乃太令人好笑。他們隨後又繼續討論二天，僅是爭論，沒甚結果。於是克倫斯基出而干涉。他說各黨衝突，不能議事，他將擔負組成新政府的完全責任。未幾，他就實行組織新政府。他所組成的新政府，因脫萊稱柯（M. Teveshenko）崇拜協約國，故命他為外交總長。克倫斯基得有中流階級政黨底同意，也召集「預備國會」（Pre-parliament）。其實，就是重行召集的莫斯科國會會議，預備國會須待國民議會選成後，然後方解散。

布黨底後盾，現在就是最有政治意識與受過教育的勞工階級。幾處產業中心地，如彼得格勒（Petrograd）莫斯科（Moscow）諾夫角陸特（Nijni Novgorod）與哈柯夫（Khar'kov）四處的工人，從前在三月革命後，都贊成孟黨與「周諾夫」的社會革命黨管治蘇維埃；但是現在不然，他們感於飢餓與災荒的恐怖，轉而歸依列寧（Lenin）了。布黨底領島，在仲夏之時，僅有克朗斯對（Kronshtadt）諸盧賽爾堡（Schlisselburg）撒立尋（Taurizian）三處，與幾家彼得

格勒底工廠，是屬於布黨底勢力範圍中的；現在勢力大增，多數黨奄有羣島。產業中心地底勞工階級之思想，在一九一七年秋季間，怎麼會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呢？我推測這種原因，大概馬克思派反對經濟侵略，經濟的窘迫，能轉移勞工底心理。馬克思派即乘機鼓動無產階級這種心理，使其速起解脫經濟的羈絆。這時候勞工階級受餓挨凍的痛苦，還不十分深重；但是他們奮起反抗的精神，有躍躍欲試之勢。換言之，羣衆飢餓的痛苦五十度，他們反抗的心理已達一百度——最高度——了。

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幾處產業中心地底工人，是佔什麼地位呢？

俄國內紙幣充塞，物價增高，生活必需品底供給減少；私人將土地與產業售押給外國銀行，奸商投機，買空賣空，聯合政府與蘇維埃都不能禁止之。國家養兵的人數，竟達一千五百萬人。因之民窮財盡；現已有五百萬人逃至各鄉，一面作乞丐，一面爲盜賊。有幾種大產業，製造戰爭用品，純粹是不生產的產業。盧布跌價，紙幣易物，所值遠不如金盧布。這當然不是一日促成的，這是

幾年來的結果。如莫斯科一地，七種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一九一五年較一九一四年增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一六年較一九一五年增百分之七十九；一九一七年又較一九一六年增一倍又百分之二十四。至於莫斯科熟練工人底工資，一九一四年平均月得二百二十一盧布，一九一五年增至二百四十一盧布，計增百分之十；一九一六年，從二百四十一盧布增至二百八十五盧布，計增百分之十五；一九一七年，復增至四百二十九盧布，計增百分之五十。三月革命的時期內，工資底增高，較物價底增高爲速。因工資增加之速，政府遂大印而特印其紙幣，不以金幣爲基金。當時稱呼持有紙幣的富翁，就叫做「克倫斯基」。克倫斯基時代政府所發行的紙幣，不能以之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簡直是廢紙，所值極微。

真實的物品減少，誇張的利金勢必加厚。莫斯科棉金二業底利金，平均一九一四年是百分之十六又十分之五；一九一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九又十分之七；一九一六年是百分之五十三又十分之一；一九一七年上半年是百分之七十五又十分之二。這種巨額的紙幣利金，大率由於原料的貯藏與出貨的減少而來。他們悉將利金存於外國銀行。俄國底資本家，都以協約國底銀行

作護身符，顯見俄國底社會革命，為期必不遠了。

俄國底產業，戰前亦有外人投資。一九一四年正月，官報外資有五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此外還有許多作為俄國本國人資本的外資，為數較大。據錫和（W. S. Sear）說，俄國底外資，在一九一四年這一年，統計已共有十五億盧布。戰時的增加尤速。（Russia's State Bankruptcy and Foreign Capital, Petrograd, 1917.）

外資既多，俄國底勞工，加以國際上的關係，自然更形痛苦了。

時屆冬令，彼得格勒底人民，全依過去所積蓄的貨物而生活。但是運向彼得格勒的食物車，半途被劫，劫者都是北方幾省的飢民。北方還有一城，城中運至貨物很多，然而他們不肯接濟彼城底人民。預備國會與克倫斯基政府對之，只能作文字上的反對，不能為實際上的援助。不久，彼得格勒蘇維埃接有兵士蘇維埃傳來的決議案，說他們待降雪後，不特許可與否，即欲自由離去戰壕了。

政府已無統治的權力，政府已不成爲政府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國債共達七百億盧布，分列如下：

長期內債——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長期外債——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法國——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英國——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他處——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短期借款

與——二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紙幣公債

俄國國債底利息與還債金，年須四十五億盧布，超過俄國一九一六年全年的歲入金。

俄國底經濟，已患了不可救藥的危症了。

蘇維埃要求的呼聲，就是：

和平，

土地，

工人管治工廠。

俄國底無產階級，如不願永爲西歐資本家作奴隸，當然要自己來管治產業；如地主不藉外人庇護，不復侵掠俄國底農民，土地當然要歸之社會；要救濟俄國經濟的危症，由俄人自己發展產業，則和平是最重要的事件。

一九一七年底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 在一方面講，可說是俄人反抗國外侵略者底一種民族興起的行動。

十一月革命之爆發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第三個星期，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底幾位首領，在彼得格勒開會。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是現在依據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底權力，來統治國家，實行民衆對於和平、土地、工人管治工廠三種計劃的時機至未觀察國內的情形，現在確能實行此種計劃，但是國際的態度，還在不可知之中。我們能不能借用蘇維埃的助力，而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呢？當國內紛爭之時，恐怕我們要與外國發生戰事，我們將被他們封鎖，我們在此時的生產率能提高麼，或是停止低降，能保守常態麼。我們抵抗帝國主義戰爭的干涉，我們只有付以經濟解組的代價，方能如願以償。此項思想，使許多布黨的首領，都很恐怖，他們因此都相信現在不是取得政權的時候，還得靜待時機。但是列寧(Lenin)與其黨徒的意見不然；雙方意見，完全相左。列寧極力主張，要統治已瀕於無政府狀態的革命之武力，就須取得政權。他說政權獲得之後，即可命令調動軍隊應戰，先將土地歸還農民，後將主要的產業，開始使其社會化。他又說俄國地土廣漠，氣候寒冷，德國與協約國都不能出兵進攻俄國，推翻俄國底蘇維埃政府。(Soviet Government)。歐洲的經濟界中，

業已分成二種敵對的階級。以二種敵對的階級，聯合爲一而抵抗俄國的蘇維埃革命（Soviet Revolution）是絕對沒有的事情。退一步講，目前他們決不能來妨礙我們的事業。

衆人贊同列寧的意見。

十月中旬，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開一秘密會議，議決運動彼得格勒的工人與兵士，以及克羅斯對（Kronstadt）底水手，約期起事，推翻克倫斯基政府。（Government of Kerensky）搜捕政府中人員，宣稱第二次蘇維埃大會（Second Soviet Congress）是俄國最高執政機關。生死成敗，在所不計。十月末後幾天，彼得格勒暗中發現一「軍事革命委員會」（Military Revolution Committee）自謂與克倫斯基政府絲毫沒有關係。

十一月四號，我在瑪鈴斯基皇宮（Marinsky Palace）豫備國會（Pre-parliament）會中旁聽。忽而克倫斯基赴會要求停止發言。他說，他得有報告，有個叫做「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團

體，謀爲不軌，設計推翻現政府。這委員會由宣傳叛國主義的布黨所組成。爆發之期，就在目前。於是立憲民主黨底黨員大噪，喊道：『你看他們的結果怎樣好了！』後他們下令封禁軍事革命委員會，布黨的公開機關勞動總部，至是也不得不中止進行。

克倫斯基當時說鼓吹復辟的機關 *Nashy Rodna*，他前也下令封閉的，這是克倫斯基未倒之前最後一次的演說。此時的克倫斯基，仍是個「無偏無私的克倫斯基，『要從「左」「右」』」二方面保護國家與維持革命的克倫斯基。」（譯者按：左是急進派；右是緩進派。）

在客廳內，我遇到社會革命黨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告訴我，說他們得有報告，布黨日內就要舉事。郵政局與電報局中，遍布布黨的黨員，凡有布黨口號的，巡哨悉數放行，巡哨都懷恨克倫斯基政府的官員。我還見孟黨的領袖馬托夫 (*Maroff*) 與 *Novaya Zhizn* 底領袖蘇哈諾夫 (*Sukhanov*) 二人談話的時候，面常憂形於色。『這種行動我不能負責，』馬托夫愁眉說道。

是日夜間，我到從前孟黨與社會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辦事處斯裡爾耐爾學院 (*Baouly Institute*) 去，見許多委員底神氣都很沮喪。各省報告都說布黨主張召集第二次蘇維埃大會，

在各地宣傳其主張，業已博得大多數之同意。北方幾省的蘇維埃，以及西北前線的兵士蘇維埃，且已選定代表，現正取道赴京。孟黨的執行委員說，他們多方阻止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召集，他們視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絲毫無用。議決權應屬之最近召集的「民主主義」的團體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不應屬之蘇維埃大會。他們又說此後要撤消兵士蘇維埃，只准產業委員會繼續存在，能對國民議會發言。

我走出斯穆爾耐學院，聞有鼓掌聲自大廳出。彼得格勒蘇維埃正在開會，脫洛次基正在演說，聲音宏響。出席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底代表都在座。人人都很活潑，各人面上都呈現一種自信的氣色。

十一月七號早晨，我復到斯穆爾耐學院去，今天下午，彼得格勒蘇維埃預定在這裏選舉出席第二次蘇維埃大會的代表。我去見脫洛次基坐在主席椅中，臺上還立着一位六月前我曾見他率着布黨黨員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中奮鬥的青年。爲逃避法網，剃去鬍鬚的列寧，今日亦在

院中草稿，現已草畢。彼得格勒蘇維埃，現爲一布黨代表盤踞的團體，列寧演說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須根據俄國工人、兵士與農民的革命宗旨而召集，這樣才能成爲正式的代表機關，聽者的鼓掌聲，聲聲不絕。未幾，坐旁有人語我，說軍事革命委員會藉來自工廠的紅衛軍與一部分的守衛兵之助，已占領冬宮（Winter Palace）克倫斯基乘汽車逃亡，各總長悉被捕。我於是去下層樓，至布黨書記室探聽確實消息。見他們設有一臨時革命消息報告部，派各代表到各處去探聽消息，然後回來報告。

下午三點鐘，大廳中坐滿了由各處派來赴會的代表，待着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開會。其中布黨所占的議席最衆，足有百分之五十。其次就是農民的團體社會革命黨左派（Left Social Revolutionaries）占多數。臺上坐有六月中第一次蘇維埃大會選出的前任執行委員。有位孟黨黨員坐在主席位中。他起立後很莊重地說道：

「今天開會，事出非常。國民議會議員的選舉事務方畢，今天會中有一黨已將政府推翻。我代表前執行委員會向諸君聲明，這種行動我們不能負責。我們六個月內專門預備召集民

主義的國民議會，我們可告盡職。現在事已辦妥，所未辦妥的，只是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中的選舉事務罷了。」

於是衆代表各投票選舉主席，結果布黨黨員斯浮特洛夫（Sverdlov）當選。此時有個社會革命黨底黨員，起立說道：

「我們黨中有三位同志，他們都是政府的閣員，現在被困冬宮，外間用槍彈對內射擊，聽說是由今天會中布黨黨人主使的，我們要求立刻放免他們！」

他講畢後，脫洛次基起立答道：

「以社會革命黨的黨員而說那樣的話，是很不合理的，社會革命黨，身爲閣員，政府的行動，當然要共同負責，政府在最近四月內，捕去「我們」黨中的同志很多，並遣派從前俄皇時代底秘密警察，來偵察我們黨中其餘的同志，這是社會革命黨也應當負責的！」

廳中大譁。移時，屬於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底代表，合夥退出議會，退出時，步聲中雜以嘆息聲與叱咤聲。他們走後，以空位計算他們所佔的議席，約占全會中百分之二十。這是第一次大會後

思想變遷之結果。

現在列寧登臺演說。他的發聲甚低微，但很激昂，不過他說話時，微有躊躇。他說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y）業已成立，名單將送呈大會請閱。人民委員會現對大會提出三項決議案，要根據這三項決議案而頒布三種法令：

（一）前線立刻停戰，結束軍事，作為締結和約的一種先聲。我們已以此請求協約國與同盟國照行，現正等待他們各國的答覆。

（二）使農村底土地委員會（Land Committees）獲得地主財產的暫時所有權，以待法律的決定。

（三）給工廠工人以控制僱主與經理種種行動底管治權。

列寧底結論，是：

「我們對英、法、德的同志說，要他們追隨我們，與我們一致行動，使工人推翻資本家的政府，而謀和平。我們相信加爾馬克思（Karl Marx）出世的國家，（譯者按：這指德國）是

不會不聽我們底話的。我們又相信巴黎 Commune 底後裔，亦要聽我們底話；不列顛的人民，也不致忘掉民權主義者所遺傳給他們的教訓。」

今天與會的代表，都是一般年富力強的青年。水手底代表，來自波羅的艦隊 (Paltic Fleet) 兵士底代表，來自前線。莫斯科與彼得格勒二處熟練的工人，身上穿着無領的黑色襯衣，頭上戴着軟毛的小帽。農民意代表，多數從過兵役，現在返到鄉間，在本鄉社會中，都居首領的地位。他們除了上述幾種雄赳赳的武夫之外，也有許多文雅而有智識人在內；這般有智識的青年，多數都是今年秋間在鄉間協組成新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底分子。他們中間，沒有中年的有智識者，與有鬚髯的農民，以及舊的社會黨首領。這是他們的特色。還有一種特點，就是今天會中列席的代表，以北方與中央幾省的代表佔優勢；這幾處地方，以窮苦的半無產階級的農民為最多，且熟練的工人管治城市，土地飢荒的逃兵管治鄉村。土地肥沃的東南幾省與西伯利亞一帶出席的代表，比較上實佔少數。至於哥薩克區域，則完全沒有代表赴會。烏克蘭 (Ukraine) 也沒有代表出席，因為烏克蘭的農民與兵士，現正在基夫 (Kiev) 開國民會議故。所以這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

會 (Second 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 特別表示北方與中央幾省工人與農人底革命精神，他處感覺飢餓與厭惡戰爭的人民，當然都表同意。

夜間十時，我出斯穆爾耐學院，朝向冬宮走去，冬宮現在已是軍事革命委員會底場所了。

紅軍阻止我前進，我於是折過尼伐 (Neva) 河橋，行近彼得得礮臺 (Peterpavlovsk Fortress) 但見紅衛軍 (Red Guards) 立在各門四周，紅旗豎立在礮臺上，臨風飄蕩。

至是，俄國革命已張開一新局面了。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已入他們自己之手了。

十一月革命之經過

至十一月九號，大權實際上已歸諸軍事革命委員會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之手，但名義上則假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 (Second 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 名而行使職權。

是日晨，彼得格勒中流階級的機關報，仍在路上若無其事的公然發賣。電報局中舊時的職員，亦若無其事的照常工作。電報局接有幾通前線兵士委員會拍來的電報，他們說他們當盡力

援助驅逐「國賊與竊主」(Traitors and usurpers)的事情。郵電差人在立憲民主黨所設立的農家報館門前跑進跑出，跑個不休，路上時有印成的傳單與特別反對布黨的文字發現。總之，現在顯然已有人(其中以智識階級爲首)與初握政權的布黨爲敵了。

我在薩獨伐耶(Sadovaya)街上遇見一位熟友，他與高爾基(Maxim Gorky)共事，他在高爾基所辦的報紙 Novaya Zhizn 館中執筆。他說：

「布黨運用此種手段而攫獲政權，實犯一重大的錯誤，如溫和派民主主義的政黨不去協助他們，則他們將得而復失。」

這位先生的說話，俄國底智識階級，都抱有與他同樣的感想。

當晚我有一電致孟起斯德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電文上說：

「列寧與脫洛次基二人，現能左右人民委員會，但布黨底右翼，却不滿意他們二人底煽動政策。他們主張邀請溫和派的農民政黨，派遣代表加入革命政府(Revolutionary Government)通力合作，如此尙能希望成功。布黨內部的意見，頗不一致。溫和派極願組成一社會

黨的聯合內閣。但列寧與脫洛次基却極力反對此事。」

翌日，十一月十號，我走至『近代競技場』(Olympic Modern) 見有一大羣人，擁擠着在場外開會，蘇維埃大會的代表，正在說話。他們對於布黨使用暴烈的手段而攫獲政權的事情，並無隻字提及。影響理想的智識階級心理之事實，不能引起街上實際的政治家之注意。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是：

(一) 他們能運送食物到城市中來麼？

(二) 他們能實行停止戰爭麼？

這二個問題，是他們要求解答的問題。從前俄皇政府與克倫斯基政府都不會圓滿解決這二個問題。他們人人都說：

「給他們來解決這二個問題罷。」

是日，我又去克朗斯對駛來的船隻進口的船塢去探聽事實。見堤上有臂纏紅帶的水手，率

領紅衛軍的巡邏隊與工廠中的工人，圍着火堆立着取暖。水雷驅逐艦高懸紅旗，停泊尼伐河中。克朗斯對底水手與他處底紅衛軍，竟使波羅的艦隊成爲這次革命底保障。

傍晚，我去斯穆爾耐學院（Smolny Institute）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刻正畢會，各代表分別返里。他們各人都攜有一大包印刷品，有論文，有宣言，有報告，以便分散遠處，好使他們知道彼得格勒底大革命，在世界上試建最初的工人政府底事情。

斯穆爾耐學院樓上，是蘇維埃機關報『伊次凡斯的』（*Iskra*）底編輯部，現已轉入布戴之手。我去，孟黨底編輯正是被逐離室的時候。布黨底領袖斯對克洛夫夫（*Steklov*）正與一友人談話，這人我不知道是誰。室之一隅，列寧正在那邊走來走去，低頭沈思默想。

斯對克洛夫夫說：『孟黨剛纔發表一項宣言，要求人民只認他們說話。』他又說：『有誰見過這項宣言了？』這項宣言是今早發表的，我在路中曾拾得一張，我聽得這話，我就遞給他看。他疑神看我，好像不認識我似的。我今年會與他會過一面，談過幾句話，我還認識他，他現在却不認識我了。『那個人一定是反革命者方面派來的偵探，』我猜他心理這樣的想着。他拿了這張紙，他就

對隔壁喊道：『到這裏來，把這項宣言帶去做個標題。』喊後有個瘦子走了進來，拿去看了一眼，做了一個標題。布黨底新機關報『伊次凡斯的』第一號正在排印，立刻就要出版了。

約在八時左右，我離斯穆爾耐學院他去，經過太立大皇宮（Tartila Palace）走至薩獨伐耶街。我又遇到那位在 Novaya Zilzu 館中執筆的朋友。他說：『此時此地有二個政黨，同要擡居首位，爭竊國中。』他叫我到地方自治局（Gorodskaya uprava Municipal Council）去一走，我就到地方自治局去。去則見有前屆蘇維埃中隸屬孟黨與社會革命黨的議員在內。他們自己不以爲他們是解職的議員，他們在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中所佔的議席，雖屬少數，然而他們仍是積極進行。六月前依地方區域選成的蘇維埃議員，他們與孟黨及社會革命黨的議員聯絡一致。他們合組一委員會，名『保護國家與自由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ountry and of Freedom）近已成立。會中一位重要人物對我說道：『我們從各方面觀察，二天之內，可將布黨逐出斯穆爾耐。』我早已知道他是位社會革命黨機關報底主撰。他又說：『我們已得外國公使之助力，他們已決定承認我們是彼得格勒底執政長官了。』以斯穆爾耐學院

爲會所的布黨蘇維埃（Bolshevik Soviet）現已起與他們相抗。產業工人蘇維埃與依地方區域選成的蘇維埃之間，現漸發生競爭。產業工人蘇維埃爲布黨所左右。依地方區域選成的蘇維埃，則爲孟黨及社會革命黨所左右。雙方都利用蘇維埃以爭奪政權。布黨利用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之產業蘇維埃；孟黨及社會革命黨則利用民主主義的中流階級之地方蘇維埃。二者究竟勝孰取呢？

「保護國家與自由委員會」中的分子，多屬上層的中流階級中人。立憲民主黨底機關報與資本家設立的報紙之新聞記者，軍官，律師與工業學校底學生，出入往返，不可勝數。他們發表許多文字，散佈許多印刷品。我會見一位前線哥薩克軍隊派來的代表。他們對於軍事的設施與佈置，業已規定計劃。空氣中充滿謠言。時至半夜，我始歸家。

十一號清晨，我從睡中爲槍聲呼醒。醒後，我急披衣外出。斯穆爾耐蘇維埃（Smolny Soviet）與「保護國家與自由委員會」之間，現已實地發生競爭，互決雌雄了。我朝方登卡運河（Fon-

banka Canal) 之堤走去，河之彼岸，有一所紅色大屋，就是士官學校 (Military Academy) 校中的立憲民主黨員與學生，築礮臺以自衛。窗中有機關槍向外射擊，專朝 Nevsky Prospect 方面射擊。此外亦有槍火自薩獨伐耶街上一方面射來，以還擊他們。後因攻者不力，雙方同時停戰。我於是繼續向前行走，行經一橋。待我面向近代競技場時，士官學校底窗中，又有劇烈的槍火向外射擊。槍彈掠面越頭而過，雙耳祇聽得尖銳的風聲；街上的行人，立時逃回屋內，頃刻間連人影兒也找不到一個。我亦避入人家門口暫躲。實際動刀槍的階級戰爭，於焉正式開始。

槍聲中止，我復出外。眼前戴有紅色帽章的兵士與克朗斯對底水手，攜來一野戰礮。紅衛軍陸續向前進發。斯穆爾耐那邊，又駛來一汽車。汽車中人，穿着一件皮外套，一望而知是軍事革命委員會方面派來的代表委員。他向一兵士道：

「你們是那「一隊」？」

「我們都是蒲頓洛夫兵工廠 (Putilov Works) 中的工人。」一個肩擱着長槍，臂纏着紅帶的人這樣說。

「誰是你們底長官？」委員又問。

「我們沒有長官；我們大家都是長官。」紅衛軍答道。「今晨八時，斯穆爾耐打電話至工廠，召集我們作戰；但是無人率領，亦無人下命令，所以我們就逕自幹起來了。」

結果斯穆爾耐獲勝，「保護國家與自由委員會」失敗。立憲民主黨底反抗，卒被布黨鎮平。我前晚所見的在地方自治局中工作的孟黨黨員及社會革命黨員都已逃避無蹤。產業工人蘇維埃具有必勝之心理，以軍力為前鋒，以物力為後盾。自今而後蘇維埃中的代表，就是彼得格勒底執政人員了。

十二號事仍緊急，斯穆爾耐蘇維埃基礎仍未穩固。布黨底機關報「伊次凡伊的」印有下列二行頭號大字：

「反革命的有產階級起來實行反抗了！」

「革命的無產階級須知怎樣應付之方了！」

彼得格勒蘇維埃下令，各報都須印有上列二行文字，中流階級的報紙，不消說也是要遵辦的。有一家報館故意開玩笑，不知是編輯先生底惡作劇，還是排字工人底誤排。二行訛作：

「革命的無產階級起來實行反抗了！」

「革命的有產階級宜知怎樣應付之方了！」

克倫斯基乘汽車逃亡後，密謀恢復原有的地位，今日親自率領哥薩克軍隊，進攻彼得格勒。據云兵力雄厚，數逾二萬，謠傳已至養羅（Tarskoye Selo）。克倫斯基與「保護國家與自由委員會」本有聯絡，預定克倫斯基軍隊攻近彼得格勒的時候，他們即行發難，實行內外兼攻之計。無奈他們發動太早，致遭失敗。現在他們祇好希望克倫斯基單軍攻取彼得格勒了。立憲民主黨堅信克倫斯基必勝，晚間即能入城。

彼得格勒城中的工人，悉被召至前敵應戰，以抵抗克倫斯基。軍事革命委員會分散軍械給彼得格勒底工人。道中汽車往來不絕，滿車載的都是軍械與食糧。每人的食糧，都祇够二天之用。工廠中的工人，取得軍械與食糧後，穿上軍衣，就開赴前線應戰去了，一路走，一路唱着「國

際歌」(The Internationa)) (見附錄二)此時冬日的迷霧正濃，轉瞬就看不見了。

夜間五時，聽得克倫斯基軍隊行將進至蒲爾柯服(Pulkovo)了。

翌日，十三號，新釋爾耐蘇維埃公布克倫斯基軍隊業已大敗潰退，退出蒲爾柯服了。彼得格勒底工人，大奏凱旋。原因由於「布黨底兵卒較敵人爲衆，加以團結一致，不若敵人之散漫」這様，自易奏功得勝了。

幾天之後，彼得格勒底城中，盡見紅旗高懸空中，臨風飄蕩。中俄羅斯諸城，接到彼得格勒革命底消息，各地的工兵蘇維埃，接二連三地颯起響應。幾處地方的蘇維埃，還有先期舉事的。早遲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凱善(Kasan)及中亞細亞諸城，紅衛軍早在十一月五號，就已擺撥政權了。根據各地的報告，我們可以知道，彼得格勒底革命行動，實是俄國其他各處革命行動底反應。十一月革命，並非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所促成，軍事革命委員會不過開其肇端罷了。

革命時之騷擾(上)

十一月革命後，階級競爭漸烈。各地的人民，都本經濟與社會的關係，而結成種種階級。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更有所謂中流階級，

北俄羅斯與中俄羅斯諸城中產業的無產階級蘇維埃，已獲得最高的政權。現在目前的問題，就在他們能否繼續持久。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能不發生競爭麼？

彼得格勒立憲民主黨底報紙，現已公然發表通告，告國家機關底辦事人員，以及工廠與鐵道底工程師，要求他們反抗蘇維埃政府底法律與命令。凡是贊同罷工的人，概由「保護國家與自由委員會」先發一月月薪。

十一月十四號，我去外交部，部中祇有一關人守門，據他說，他還是因要見脫洛次基，所以纔到部的。財政部中祇有一部照常辦公，餘者都已閉門。人民委員會向國家銀行 (State Bank) 取款，行中的辦事人員，僅有六人在內，他們沒有啓開鐵箱的鑰匙。原來他們都已實行罷工，而與

蘇維埃政府爲難了。

翌日，十一月十五號，謠言紛起，都說布黨不得持久。高爾基（Maxim Gorky）所辦的報紙 *Novaya Zhizn* 堅說布黨必要投降。布黨底右翼，以魯挪却斯基（Lunarcharsky）齊諾維夫（Zinovieff）賴普諾夫（Ryzanoff）三人爲首領，擬與孟黨，社會革命黨右派，以及智識階級的社會黨通力合作，冀得他們之助力，藉以維持現狀。他們開一會議，討論溫和派分子加入蘇維埃政府辦事，消滅智識階級罷工風潮的辦法。但是列寧仍固執成見。贊助列寧的人，似覺少數，僅有數人。脫洛次基此時始終不發一言。社會革命黨左派，亦不表示可否。

其後，各黨底意見終不能調和。組織聯合的革命政府之計畫，竟成泡影，無法實現。幸而社會革命黨左派加入蘇維埃政府，布黨得與北俄羅斯與中俄羅斯底農民聯絡，藉爲後援。

革命時之騷擾（下）

十一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但街中仍平靜如常。轉角處常有賣報的重

子與婦女，出賣立憲民主黨與他種有產階級底報紙與雜誌，這種印刷品上所載的文字，列數蘇維埃底罪惡，且斷言斯穆爾耐不久必倒。至於蘇維埃底官報，以及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報紙，此時實在不易購得。中流階級的報館，都賄賣報人以重金，叫賣報人專賣他們自己的出版物，勿賣蘇維埃出版的官報。蘇維埃後派紅衛軍拿捕編輯人，罪其破壞名譽，科以罰金。他們本不在乎這幾個錢，今日被罰，明日仍舊冷嘲熱罵，不改故態。編輯人依有產階級作護身符，蘇維埃亦莫如之何。

行政衙署與公共機關，都已實行罷工。食物管理機關中人，現亦罷職不幹。食物車到，起貨後無人分配。我每天所領的食物，總是一天減少一天。我起初日領半磅麪包，後來減至三分之一，後來又減至四分之一，最後則減至八分之一。（譯者註：這合中國一兩半重。）白糖亦減至每月祇有半磅了，牛油亦祇有一小塊，還不及半塊洋錢那麼大。我於是就走到「巴柴爾」（譯者註：俄語，作市場解。）中去尋買食物，東尋西覓，我想買些鱸魚，聽說有人從鄉間攜來一袋麪粉，要在這裏

私下出售。我想買他。我尋了大半天，一些東西也沒有買到。由此我日裏想食物吃，夜裏也想食物吃，想來想去，總是想食物。

斯穆爾爾發表的工人管治工廠的命令，不過一紙空文，並無何等效力。實際上工廠閉門，因有產階級賄賂工程師，嚇使他們罷工，工程師不到工廠，工人就不能上工。又如蘇維埃管理食物分配機關，事至困難，他們不能供給工人以豐足的食物。

後來人民委員會招募工廠中的工程師，銀行中的辦事員，以及各種工人。應者甚衆，他們都表示願為蘇維埃作工，但是他們應召而來，却很遲緩，大多觀望不前，好像他們還不十分滿意的樣子。

最後，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工人，得有各省蘇維埃底同意，決定採用嚴厲的手段，鎮壓這種反革命的風潮。

十二月十三號，蘇維埃底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人民委員會提出銀行國有與取消外債二問題，列入議程討論。

開會後，上二項議案都被通過。通過後，人民委員會就頒布這二項命令。

翌日，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各家私人銀行，悉被紅衛軍占領，派人看守，款項不得攜出及藏匿。因是罷工者底財源，立告竭蹶。智識階級無援可持，有一部份人就投降蘇維埃政府，復職上工。銀行職員聯合會，前曾得有極大的賄賂，現亦發出通告，命各會員停止罷工。不久，銀行即行開門，仍復照常營業。其他各工廠中的工程師，亦都復職辦事。結果智識階級罷工失敗。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

一九一八年正月某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 (Supreme Council of Public Economy) 開會，代表共二十人，圍坐一桌聚談。內中全俄職工組合聯盟會 (All-Russian Trade Union Alliance) 底代表五人，北方幾省工廠委員會組合底代表五人，工人合作社底代表一人，餘則為食物運輸部派來的布黨委員與社會革命黨左派委員數人，以及鐵道與金業派來的未曾登

與罷工專的專門技師數人。

布黨底委員喔新斯基 (Osinsky) 演說，解釋人民委員會召集此會的目的。第三次蘇維埃大會於十一月十六號通過的『工人管治工廠』的法令，並未見有何等效果。這項法令底主旨，擬使工廠委員會合職工組合底地方支部，工農代表底地方政治蘇維埃，地方工人合作社以及專門技師聯合會，共同擔負分配原料及工廠生產的責任。破壞資本家底專利權，收回從前的國有機械，這是第一步辦法。第二步辦法就是收銀行爲國有，破壞智識階級底罷工。但是無產階級底地方色彩太濃，辦事諸多困難。各地的經濟蘇維埃，亟宜攜手通力合作。人民委員會於十二月五號公布一項法令，說明此事的辦法，蘇維埃底中央執行委員會，亦曾加以認可。聯絡無產階級專政底經濟團體，合組一中央機關的時機，業已成熟。經濟蘇維埃與政治蘇維埃現亦亟宜合作。我們希望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能擔此重任。

喔新斯基底演說，全場都表贊同，這就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底綱領。工廠委員會底代表，對此述明幾處難點。幾處重要的團體，那晚都未派有代表出席。鐵路工人組合，就未到會。鐵路工

人組合底中央執行委員會，現在仍爲孟黨所左右，一切悉聽孟黨指揮，所以沒有派人赴會。大規模的農民合作社底社員，都屬社會革命黨右派，現正罷工。沒有上述幾種團體加入通力合作，經濟委員會怎能擔任建設的工作呢？

第一次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中一件最堪注意的事情，就是工廠委員會底代表與職工組合底代表調和一致，得以攜手共同進行。

第一次國民經濟會議底結果，議決各種產業，都要組一特別委員會，以便向蘇維埃底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一切。俄國現在公布法令的人——政治蘇維埃中的代表——就是執行法令的人。由蘇維埃選成的人民委員會，是俄國行政的最高機關，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是這種委員會中的一種委員會。

憲法議會

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七號下午二時，憲法議會開會。室之中央及右旁，坐的都是社會革命黨右派黨員與幾位立憲民主黨員，他們實居多數。左旁盡是布黨黨員與社會革命黨左派黨員，他

們占全數議員中百分之四十，顯然是少數了。

開會後，有一位布黨領袖起立，提議推舉革命的女英雄瑪麗施妲麗德諾瓦(Marie Spiridonova)爲會中主席。社會革命黨右派否認，公舉他們底首領周諾夫爲主席。周諾夫上臺後，說語非常的小心謹慎，他絕不提及反對蘇維埃的話，又不提及承認蘇維埃的話。他側重和平問題，他說：

「憲法議會應請民主主義的各黨，根據俄國革命的綱領，即行從事和平的談判。憲法議會擬團結俄國全體勞工羣衆，使自今日起，俄國不再發生內亂。土地歸之農民。我們祇能以遲緩而平穩的步驟，依逐漸而順序的經濟進化，給人民以平等的機會，而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

周諾夫演說完畢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底委員長斯浮德洛夫(Sverdlov)起立，朗讀「工作的與被剝掠的平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Working

and Exploited Peoples——見附錄一）他以執行委員會底名義，要求憲法議會承認這項宣言。他說：

「我們要求你們承認這項宣言，作爲你們加入國是會議與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底代表共同討論一切問題之交換條件。這樣，憲法議會纔能協助建設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事業。我們已聯絡各地的工人，共謀國際的和平。所以祇有工人與農人，換言之，就是蘇維埃擁有真實的最高的權力，憲法議會如能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剝奪有產階級的政權，就算有功於這次革命了。」

於是蔡特立（Tsereteli）發言。他說：

「憲法議會係由全國人民選成，理應擁有最高的大權。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送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到這裏來呢？這種哀的美敦書，祇能促成內亂，不能解決國是。難道這樣就能協助實現社會主義麼？不知結果適得其反，這樣祇能使德軍侵入俄國內地，破壞革命的陣線。要知道，破壞憲法議會，無異就是送給有產階級以莫大的利益，

但是有產階級是你們（布達所反對的。單恃憲法議會，就能使這次革命成功了。】

討論至半夜，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提議本會應接受「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作為俄國憲法底原則。而社會革命黨右派的首領，却提議否決這項宣言，另舉委員會，起草協約國與同盟國的和平大綱以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之法案。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深致不滿，相率退席。隨後不久，泰立大皇宮底水手司令赴會，聲稱奉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命，特來解散憲法議會，凡是接受「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諸黨，可以出席解決國是大會，與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底代表共同討論一切問題。於是俄國底憲法議會，宣告終止。其消滅之速，宛如一顆流星經過俄國革命的地平線。

國是大會

國是大會 (Great Convention) 為第二次蘇維埃大會底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召集，赴會的人員，不僅是各省工兵農蘇維埃底代表，凡是承認蘇維埃是俄國的最高機關的憲法會議

員，也能參加國是大會。憲法議會中的布黨黨員與社會革命黨左派黨員贊同與蘇維埃大會底代表聯絡一起，共同組成國是大會。但是社會革命黨右派黨員與孟黨黨員底意見不然，他們不願與蘇維埃大會底代表共事，所以他們沒有參與國是大會。

國是大會於正月二十三號在泰立大皇宮中開會。赴會的人員，都是工人與農人的代表。開會的第一天，國內國外的代表，各致歡迎詞。斯堪迭那維亞，芬蘭，羅馬尼亞，與美利堅幾國左派社會黨的代表，都上臺演說。脫洛次基說，人民委員會只認國是大會真能代表俄國勞工羣衆底意見。

隨後國是大會展期至二十六號開會，二十三號不及赴會的農民代表，現在都到齊了，共計所到代表的人數，竟達一千二百人。首由脫洛次基發言，報告與同盟國在勃萊斯脫立陀扶斯克 (Brest-Litovsk) 交涉的經過，結末他有幾句很激烈的話，他說：

「我們決不能與德皇簽訂這種辱國的和約，我們惟有努力從事社會主義的戰爭，反抗我

們底階級的仇敵。如我們相信現在的世界，是工人的世界，我們可聯絡各地革命的紅軍，共謀保護俄國底勞工羣衆，免受歐洲暴徒底侵掠。」

脫洛次基說畢，全場俄國底工人，兵士與農民起立，同唱國際歌。（見附錄三）

歌畢，列寧以人民委員會底名義致歡迎詞。

後脫洛次基復說：

「不與德國底軍閥媾和！

「以革命的戰爭，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

是日會中祇有兩大政黨，就是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二黨都有黨員任人民委員會底委員。至於孟黨與社會革命黨右派，他們祇有幾個代表赴會，沒有什麼勢力。他們二黨赴會的代表，共計還不滿五十人。

結果他們通過一項決議案，俄國決不願簽訂這種辱國的帝國主義的和約，俄國預備以自力保護自己，反抗各地的侵掠者。

正月二十七號，他們就討論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草成的有名的「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先由主席將宣言朗讀一過，後即同意通過。他們規定這項宣言作為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基礎，宣言共分四款。第一款宣稱俄羅斯為一工、兵、農蘇維埃共和國，俄國的行政大權，全都屬之於蘇維埃。第一款又宣稱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許多民族的一種結合，是許多民族共和國的一個聯邦。他們對於第一款所用的字眼，頗費一些斟酌，布黨，左派社會革命黨，與無政府黨三黨的聯合委員會，議決在「民族」與「結合」二字之前，都加上「自由」二字，改作「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自由民族的一種自由結合」。這是無政府黨人的主張，他們在大會中雖佔少數，然而很有能為。這時革命底法令，法律與決議案，都含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這時許多革命的智識階級，心中都很恐怖成立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機關。深恐蘇維埃成為這種機關底部。下層階級的革命行動，推翻克倫斯基朝代，償還農間的田地，已由俄國各地無數的工農蘇維埃之團結而暴露於世。要這種在下者的運動，不受在上者的約束，不致曇花一現，霎時即成過去！

我們在「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第一款中，即能見及這種思想了。

宣言的第二款宣稱「土地爲全國人民的財產」，又說「根據各人平等的使用權利，交給作工的與人民使用」，這也含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無政府黨員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員都要「工人的自由會社」來使用土地。第二款中又規定國內生產，運輸與分配的機關，完全移歸國有；田地與農場，亦完全作爲國家的財產，這都含有布黨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之色彩。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一致主張廢除私人銀行，建立「平民銀行」(People's Bank) 取消俄皇政府的外債，廢除種種密約，公開與外國交涉，促進交戰各國的兵士之友愛，實行沒有割讓，沒有賠償的無條件媾和，反對侵奪土地，宣稱亞洲各民族自由處決自己的事情，並承認芬蘭(Finland)波斯(Persia)與亞爾美尼亞(Armenia)的獨立。

正月二十八號，宣言議妥。是晚我看見會中的主席，立在泰立大皇宮中的演說臺上，在俄國工人，兵士，水手，農民與哥薩克的代表一千二百人之前，朗讀這篇宣言。他讀畢後，即徵求會中諸

代表的同意，赴會的代表，齊聲鼓掌，藉以表示同意。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底礎石，於是築成。——歐洲已發現了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了。

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實是歷史路上的一種新的標石。美國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與法國的『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都是推翻封建制度，引入資本社會的標記。現在俄國國是大會於一九一八年正月內所通過的這種宣言，却是反對封建制度與君主政治崩壞後應運而生的資本階級之政治。據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說，法國巴黎憲法議會起草的『人權宣言』，隱示公民間的經濟關係，並確定人民在法律上之平等，人民有選擇政府的權利，個人有法律上之自由。只可惜他沒有限制私有財產，致引起中產階級專政。人權宣言宣稱爲願全社會的利益起見，法律不得制定社會的差別，正因那種法律的假設，有許多不平等的事實就因之而起了。

但是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不然。宣言中有一款說及戰爭的慘劇與罪惡，以及一種國際和平的基礎與民族自決的權利，宣言中更有幾款連根帶葉的廢除私有財產制度，這

都是人權宣言沒有說而不敢說的話。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之原則，就在承認國民須先有經濟的自由，然後纔有政治的自由。所以他說政權定須完全悉行握在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手中。他又說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沒代價的將土地交給人民使用。總之，這種宣言與人權宣言大不相同，這是可以斷言的。

土地法

俄國革命時，布黨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大有左右一切之勢。而無政府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所抱的主義，却與馬克思主義不相上下，同為革命時主要的思潮。

國是大會所通過的『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含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國是大會指派的土地委員會 (Land Commission) 起草的土地法 (Land Law) 掃清俄國土地上封建制度的痕跡，建立俄國鄉村自治社會的基礎，所含的無政府主義之色彩更為明顯。

土地委員會中的會員，有百分之五十是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所以影響土地法的內容很大。

當委員會討論土地法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曾發生衝突。以馬克思主義爲主義的布黨，堅說鄉間亦發生階級競爭，我們應當剷除農民『階級』，他們農民爲了瓜分地主田地的問題，自己內部互相競爭。布黨主張農民須依城市中的工人組織農業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作爲廢除鄉間種種階級的先導。左派社會革命黨員對於這種意見竭力反對，他們與無政府黨員同主『鄉間的農業社會應當自由及獨立』，反對中央集權，他們直認無產階級專政與農間貴族政治無甚差別，一而二，二而一。

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袖瑪麗女士，被選爲土地委員會底委員長。農業委員會長卡賴爾夫（Kalaev）特以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持來一左派社會革命黨起草的土地法之草案。草案的根本原理，就是『平均使用土地』。俄國鄉間數百年來傳說的成語，就是一個人所有的土地，應以他的工作能力爲限，不能領有超過他的工作能力之土地，現已成爲法律上規定的明文了。

法律上規定凡有工作能力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自由領取土地自己耕種，但不能領取超過他的工作能力以外之土地。

革命後之黨爭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之前，本有三個勞工階級的政黨：

- (一) 社會革命黨；
- (二) 孟雪維克黨；
- (三) 布爾雪維克黨。

這三種革命團體的起源，我們可從歷史上去研究。嚴格說來，這三個政黨可分為二種團體，他們代表二派不同的政治思想，就是馬克思派與非馬克思派。馬克思派根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階級競爭說與唯物史觀，作為本黨的主張。孟雪維克黨與布爾雪維克黨都屬馬克思派，二者合稱「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men's Party)。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在倫敦開會，討論進行計畫，俄國實行政治革命，推翻俄皇制度，給中

流階級握政權呢，還是實行社會革命，改造經濟組織，給勞工階級握政權呢，二者孰取孰舍，這就是他們所要討論的最大問題了。孟黨以爲俄國是後進國，產業不發達，時機未成熟，不宜試行社會主義。布黨却主張階級爭鬪，促成社會革命，改造經濟組織，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二派意見相左，勢成水火，結果遂分裂爲二。及至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發生政治革命，他們二派更是積不相能。

社會革命黨爲非馬克思派，他們說俄國農間有農民自治會，農民自治會實具最初的社會主義形式。俄國無須經過資本主義的時代，卽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地步，祇要發展這種存在至今日的中古時代的遺物好了。

十一月革命後，布黨握得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翌年，左派社會革命黨因不滿意布黨，召回人民委員會的委員，然而並不撤消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且他們仍把持各省的農業委員會。至四月間，他們二黨爲對德問題而意見益深。左派社會革命黨與無政府黨都反對承

羅勃萊斯脫立托夫斯克和約。無政府黨在莫斯科設一俱樂部，名爲「無政府院」，無政府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所，也設在那邊。他們誓死反對外人侵掠俄國，四月中旬的某日，他們致書協約國官員，美國紅十字會會長陸萍斯（Colonel Robins）警告他即日出境，否則將不利於他。陸萍斯以此報告戰事委員長脫洛次基。次日，非常革命戰事委員會開會，議決是夜舉兵攻擊彼得格勒，莫斯科與各省的無政府黨俱樂部，實行一網打盡之計。夜半，大隊紅衛軍圍襲莫斯科的無政府院，開鎗向內射擊。約戰半小時之久，無政府黨員不支，死的不計外，餘者悉數被捕。這是布黨對於左派的第一聲打擊。

左派社會革命黨未曾參與無政府黨俱樂部的行動，但是他們對之很表同情。無政府黨員自俱樂部被蘇維埃政府用武力解散後，即秘密集會，商議對付方法。少數主張用恐怖手段，與布黨肉搏。多數以爲這樣要妨害革命，不能出其全力反抗外國的帝國主義。他們議決眼前按兵不動，暫取靜默態度。此時有許多無政府黨員加入左派社會革命黨，共同從事運動。最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也被封禁，俄國的政黨，祇有一共產黨，即革命前的布爾雪維克黨。

農間革命運動(三)

一九一七年這一年，全俄收穫的總數，有八八一，〇〇〇，〇〇〇蒲特，較戰前約減少三分之一。在這數目中，烏克蘭有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現在俄國北部與中部產業區域內的人民，全賴過去積剩至今的麥穀爲生，他們平時常以各種製造品與東、南及東南幾省交換農產物。一九一八年夏，上年積剩下來的麥穀，在德軍未佔領的境內，有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蒲特。西部西伯利亞與北部高加索約有二〇一，〇〇〇，〇〇〇蒲特，下部伏爾伽幾省約有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蒲特，而南部中央幾省，僅有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蘇維埃徵收的糧食，就只有這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可收。不幸這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麥穀，還在富農與「中農」手中，他們不願隨便無代價的交給蘇維埃政府。他們之與工人聯絡，共同從事革命的動機，還在專謀他們自己個人的利益，瓜分地主的田地。他們自己想做資產階級，想做大富翁。此時城市中的居民已感覺到包缺乏，但是，城市中的工人愈感饑餓，鄉村間農民生底共產主義的心理反愈薄弱，個人主義的心理反愈濃厚。農民都不信任蘇維埃政府，以爲蘇維埃政府不久必倒，所以都不願將麥穀交出。

了。農民的口號是「麥穀自由貿易」。蘇維埃的口號是「一切生產物概歸國家專利」，「不作工的不得食」。二者勢成水火，發生衝突當然在意料之內了。

一九一七年之夏秋二季，俄國發生農閭革命，農民固結團體，一致反抗地主，剝奪地主的所
有權，擅自占領地主的田地。結果農民完全勝利。一年之後，至一九一八年夏，俄國又發生農閭革
命的事情。這次的競爭，是農產物之個人所有權與社會所有權的競爭。

六月十一號，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與全俄職工組合底中央委員會合開
聯席會議，討論城市中的食物問題。這時競爭就開始了。

彼得格勒與莫斯科二處的食物情況，總是一天不如一天，日趨惡劣。一九一八年五月內，我
每天領取的麪包，已止有四分之一磅了。隨後未幾，四分之一減至八分之一，及至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發生暴動之後，連八分之一磅麪包也取消了，我每天竟一無所得。莫斯科的工
人，於是大譁。我常聽得有人說，布黨政府須給我們食物，不然，我們就無須布黨政府存在了。蘇維

埃與職工組合在莫斯科大戲院 (Moscow Great Theatre) 開聯席會議之前，有一個院中的守門員說：「人民饑餓的程度，如果像這樣的增加上去，恐將發生變故。他們須向鄉間徵收食物供給我們，不然，我們就要自己到鄉間去攫取食物了。」這確是一個實在的問題：怎樣去向鄉間農民徵收這五，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麥穀。

聯席會議開會之初，由一食物委員會 (Food Commissariat) 底代表報告一切實況。城市中的工人，如不能獲得這五，〇〇〇，〇〇〇蒲特麪包，則他們將不能擊敗白黨，只好坐視革命失敗。人民委員會提議討論澄清各地農民蘇維埃的計畫。他們全為富農與「中農」所操縱，不聽中央蘇維埃的命令，不願將食物送往城市。所以他們提議各鄉村都要組織「貧農委員會」 (Committees of the Poorer Peasantry) 執行一切事務。據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凡是僱傭他人勞動的人，一概剝奪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現在須要實行這條憲法，限制鄉間富農的活動。解散從前舊有的蘇維埃，即以「貧農委員會」作為鄉村間的蘇維埃。職工

組合底中央委員會，更請開列自願加入「食物軍隊」(Food Army)的工人名單。「食物軍隊」如蒙「貧農委員會」的請求，可往有麥穀贏餘的鄉村，以武力徵收糧食。

後脫洛次基起立。他說：「如果鄉間富農與貧農競爭，我就敬祝這種競爭萬歲！」

於是有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員起立演說。他攻擊那一條憲法上規定的明文，且亦攻擊脫洛次基的說話。他說，蘇維埃如欲獲得這五一〇〇〇〇〇蒲特麥穀，應先使農民信任他們。農民決不會攻擊他們的同志，城市中的工人處在患難的時候，他們決不會趁火打劫的。布黨使鄉間的農民自洩裏互相競爭，農民反對農民，反置真的反革命的敵人於不顧。農民只好不聽蘇維埃的命令，自己設立自治會與合作社。單是這樣，就能解決城市中的食物問題了。

結果，通過了頒布設立「貧農委員會」的法令這個議案。

設立「貧農委員會」的法令頒布之後，不久就有軍隊到鄉間去以武力徵收糧食。工廠工人組織的食物軍隊，就到服洛耐佳，(Voronsk) 湯布夫(Tamboff) 與本賽(Pensa) 幾省去搜

查食物。彼得格勒與莫斯科二處因食物與原料缺乏而失業的加入共產黨的工人，亦去他們家屬所在的鄉村，從事組織貧苦的農人與工人的小團體。日後這種小團體發達而成「貧農委員會」，即為鄉村間新成立的蘇維埃。富農於是團結一致，實行反抗。有些「中農」與富農聯絡一致，他們拒絕將麥穀交出。「貧農委員會」乃以武力解散舊有的蘇維埃與合作社。於是他們就公開的交戰了。脫維埃（Tver）屠拉（Tula）與賴善（Ryazan）三處的戰爭，非常劇烈，鄉間有些地方，都被蹂躪。城市中的工人與「貧農委員會」都目富農與「中農」為叛國賊；他們則目布黨與「委員會」為破壞個人自由的專制魔王。

「貧農委員會」的人數雖少，然因他們握有中央各種機關，且把持國中各種鐵路，所以這次競爭的結果，最後的勝利還屬之該會。麥穀從此就逐漸自鄉間輸至城中了，公開的顯明的競爭遂告終止。

蘇維埃思潮進化之歷程

俄國底社會革命，至一九一七年三月始露萌芽，其起因有二：

蘇維埃思潮進化之歷程

(一) 俄國智識階級中一派思潮的影響；

(二) 俄國羣衆物質生活的惡劣。

我們要明白第一層原因，我們就得回溯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內的事實，當時國中的專制政治與農間的貴族制度，雖在衰敗，然仍有力，足以使人恐怖，令人服從。在此時之前，俄國的知識階級，覺悟俄國羣衆底無知識，努力鼓吹那種抽象的思想。他們借重浪漫派的文學，音樂，藝術與深妙的理論，以表現其主張。其中以普希金，(Pushkin) 柏樂鼎，(Borodin) 陀斯托也夫斯基，(Dostoevsky) 三人爲代表。俄國的知識階級，渴望發揮他們底才能，然俄皇則禁止之，壓迫之。膽敢去與封建的寡頭政治奮鬥的人，都受下列三種思潮底影響：

(一) 深妙的霍米可夫 (Homjakoff) 底大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

(二) 空幻的虛無黨人 (Nihilists) 底自評主義；(Self-Criticism)

(三) 粗率的人民社 (Narodniks) 底中世紀的共產主義。(Medieval Communism)

真爲反對俄皇制度運動的人，國內實居少數，僅有早先的社會黨員與恐怖黨員。他們極端

尊重個人底人格，妄想實行出自本能衝動的羣衆運動。

至一八九〇年，俄國底國情大變。西方資本化的工廠制度，至是始蔓延在北俄羅斯，而近代產業中的無產階級，即行緣之而生。智識階級對之，驟然發生一種新思想，根據這種新思想，就組織工人俱樂部，發行社會主義出版物。此時常常聽得階級競爭，工人直接行動的呼聲。

馬克思派經濟進化的學說，工團主義者羣衆行動的主張，以及改良派議會政治的政策，發展都很迅速，且都組成許多政治團體。

自一八九〇年而後，俄國爲自由而競爭最烈的團體，就是「俄國社會民主勞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men's Party) 但人數較「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黨」(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爲少，社會革命黨(即社會主義革命黨，現從衆簡譯此名) 完全是一農人團體。社會民主黨(即社會民主勞工黨，現亦從衆簡譯此名) 則爲波萊哈諾夫

(Plekhanov) 所組織，是城市中革命運動的先導，覺悟他們自己具有能力，使用這種能力，由他們自己救濟他們自己。社會民主黨信奉馬克思 (Karl Marx) 學說。日後他們雖因黨員對於政策問題的意見不同，以致內部分裂，然在十一月革命 (November Revolution) 以前，二派仍是結合維繫在一起的。

俄國智識階級中的馬克思派，僅能促進俄國社會革命，不能造成俄國社會革命。如沒有下層階級的羣衆運動，俄國這次革命，必如沙中滴水一般的曇花一現無疑。

俄國羣衆感於物質生活的惡劣，所以要實行社會革命。十八世紀之末，歐洲流行的中流階級的民主革命，不會掃除農間的封建制度。至一九一七年夏，俄人對於封建制度底遺跡，發生問題，農民極力反對。此時俄國國內的產業，大都多抵押或出賣在外人手中，工人很感痛苦。總之一句話，俄國革命的原因，是在地主與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的壓迫。惟其如此，羣衆底革命精神，遂油然而生。至是年十一月，革命爆發，一發而不可收拾。

羣衆革命團體，最初成立的是「工廠委員會」，日後發達而成蘇維埃（Soviet）工人組織「工廠委員會」，兵士組織「兵營委員會」，合而組成「工兵蘇維埃」。

蘇維埃組成後，社會民主黨內部意見發生衝突。孟雪維克派（Menshevik Wing）堅持改良派所主張的階級競爭說。一九一七年六月，孟派幾位首領在第一次蘇維埃大會（First Soviet Congress）會中演說，主張勞工階級與中流階級通力合作，由前者運用政治手段以攫獲政權。他們宜採取英國民權運動（Chartist Movement）底方法。話雖如此，但是他們底物質生活惡劣，階級競爭，愈演愈烈，事實告訴我們，此種政策，不能解放俄國底工人與農民。布爾雪維克派（Bolshevik Wing）屢言一九一七年夏間的羣衆運動之有價值，言其方法已較前進步多多。布派反對與中流階級的團體通力合作，一黨本其一黨底政策與主義而自己奮鬥。並說資本制度未被推翻的時候，羣衆不僅要用政治的武器去攻擊，且亦要用經濟的武器來自衛。

克倫斯基（Kerensky）執政之時，二派底意見，互相反對，各執一詞，競爭不輟。從事實觀察，

布派底理論，似較孟派爲正確。

中流階級的聯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ment) 主張俄國繼續戰爭，促成郭尼羅夫 (Konilov) 橫行軍隊中，地主橫行鄉村間。於是人民不復信任孟派，聯合政府不久亦倒。此後布派不由得就成爲羣衆運動中的領袖了。

蘇維埃是階級競爭的機關，在資本制度傾覆以前，行動完全偏在破壞方面。待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之時，布派擬使蘇維埃變爲建設的機關。布派初爲此種工作，即知國中人民，僅有少數人明瞭建設的主張，願任建設的工作。

俄國國土廣漠，農民愚蠢，欲建一集權的中央政府，事至不易。俄國人民，都不信任政府，這種心理，盤踞在人民腦中，根深蒂固。

十一月革命後不久，布派與無政府主義者底意見，根本上不能相容，二派就發生衝突。社會革命黨左派，借重農民以與布派相抗。無產階級專政，僅能行之於少數人民。共產黨人 (Com-

muinits) 所從事的改造事業，差不多都獨任其勞。

現在蘇維埃可分爲二種。二種同爲工人的團體與農人的社會所選出，投票員都相同。一種蘇維埃專管政治方面的事情，如組織紅衛軍，(Red Guard) 與反革命派及敵對的外國戰爭。他種蘇維埃專管經濟方面的事情，如管治工廠，供給原料，墾殖土地等事。前者名「政治蘇維埃」(Political Soviet) 後者名「經濟蘇維埃」(Economic Soviet)

政治蘇維埃最先獲得政權，十一月內召集各種大會，初設機關於彼得格勒底斯穆爾耐學院，隨後移至莫斯科。政治蘇維埃的行政機關，就是各種行政委員會。委員會中的委員，可以隨時撤銷其委員資格。

經濟蘇維埃於革命之翌年，一九一八年正月成立，從事建設事業。『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Public Economy) 卽於是月開第一次會議。漫無系統，各自分立的工廠委員會，至是始依地方的區別，而各自組成產業委員會。最初的地方經濟蘇維埃，逐漸消滅無

蹤，都轉成爲大規模的職業組合了。

革命後六個整月中，經濟的蘇維埃專與罷工的智識階級奮鬥。然其戰勝之功，則以政治蘇維埃之爲力居多。智識階級罷工失敗後，經濟蘇維埃分有二種支部：

(一)工人部 管理勞工酬報，工作時間，工人教育，工廠供食以及調查等事。

(二)產業部 管理供給原料，生產財貨，以及各種關於產業方面的事務。

此外更因產業的區別，又分成各種部分。「紡織部」專管紡織業的事務；「煤業部」專管煤業一方面的的事務。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中，各部都包容在內。所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是俄國經濟界的神經中樞，事務所遍設全國。

一九一八年五月，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大會，亟謀政治蘇維埃與經濟蘇維埃之聯合。這次會議的結果，產生一種新式的集權政治制度。他們進行不稍輟，協約國的干涉與革命的戰爭，都不能阻止他們發展。這種紅色的集權政治，與資本主義國家底集權政治，幾乎全

然不同。政治不由專謀私人利益的治者階級統治，但由城市與鄉村中各種產業界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專政，雜以技師，專門人才與政治委員，他們目的都為社會謀利益。

有人以為俄國共產黨人組織這種大規模的產業生產機關，係受法國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t) 一派的學說，以及反對政治活動，主張設立生產組合與消費組合的普魯東 (Proudhon) 一般入底學說之影響所致。孰知大謬不然，事實並不如此。俄國共產黨人非但不贊成工團主義，且又竭力反對之。

俄皇時代，他們着眼國會；克倫斯基時代，他們主開憲法議會。十一月革命後，俄國無產階級執政，從事改造事業，他們主張政治蘇維埃與經濟蘇維埃聯合一致，通力合作。他們說政治蘇維埃與經濟蘇維埃的關係，如人們之靈魂與肉體然，二者缺一不可。

更有一事，可以證明俄國共產黨人之反對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十一月革命後，數月內，無政府主義者在工廠委員會與經濟蘇維埃中宣告各部產業之「獨立與自由」，觀此無政

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之互相對敵，顯然可知。

由上所述，我們可知俄國共產黨人，與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都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換言之，他們全副精力，都注重在政治蘇維埃。當克倫斯基執政之時，他們就已派遣代表，出席蘇維埃大會，以黨援爲己有。十一月革命後，事勢所迫，不得不另設一經濟蘇維埃。然他們仍便政治蘇維埃，管治各種集中在國民經濟委員會中的產業機關。

革命後城市中先進的無產階級，將無政府主義者逐出蘇維埃。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布派更公然下令禁絕社會革命黨左派。此後共產黨（Communist Party）一黨底會議，竟較蘇維埃大會更爲重要。此亦有故，因共產黨底會議，合政治與經濟二者一併討論，且覺社會革命不僅是破壞舊社會，還得建設新社會；他們不怕武力從事。以此三種原故，所以共產黨就逐漸成爲俄國底主要分子了，許多隨波逐浪，主張不定的人們，就從而追隨之。

俄國共產黨獨成一黨，與他黨脫離一切關係。他們主張設立一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實行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餘外就沒有什麼主張了。他們與英國底反屏社會主義

者 (Fujian Socialist) 有些相像。他們都要獨成一黨，與他種社會黨脫離一切關係；黨中的主義，亦要自成一宗，與他種主義不相混淆。

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的蘇維埃獲得政權之後，即已預備經歷一種合作社會的過渡時代。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黨舉行第八次大會，通過幾項極重要的議案。因西方台尼金 (Tannin) 與東方高爾卻克 (Kalinin) 的舉兵進攻，聲勢浩大，致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不得不與鄉村中站在中流階級地位的農民攜手。大會中通過一項決議案，議案中說：

「共產黨以為站在中流階級地位的農民，不是共產黨底敵人，如認為仇敵，則與革命之原理相反。政治蘇維埃中我們一黨的同志，應設法與站在中流階級地位的農民攜手，通力合作。蘇維埃定須禁止各種反對「站在中流階級地位的，非侵掠者而是小生產者的農民」之運動……」

共產黨這項決議案底影響頗巨，成效立著。是月二十號，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

一項法令，公認中流階級農民所盤踞的鄉間的合作社會，爲鄉村中公共的分配機關。鄉村中的分配合作社與城市中的消費合作社連而爲一，合舉三代表，加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自後國民經濟委員會中，就特別設一『消費者分配部』(Consumers' Distributing Department)。

觀上可知共產黨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已完全改變態度，革新政策了。他們不特允許中流階級農民的團體加入蘇維埃，且又爲之特別設一分配機關。

經濟蘇維埃的缺點，就在要使人民盡成爲生產者這一點。待至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設立消費者分配部後，這種缺點，業已彌補無餘。

一九二〇年春，經濟蘇維埃舉行第三次大會，脫洛次基(Trotsky)在會中演說。他說將來政治蘇維埃與共產黨都將成爲無用，自行消滅，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將來亦要成爲歷史上之陳蹟，此時人類勞力復勞心，侵掠階級沒有存在的餘地。到了這種地步，建設新社會的全力，咸集中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中。國民經濟委員會中，純係產業團體，絕無政治團體存在，那時各事都由產業團體議決實行。

脫洛次基這次演說所發表的意見，與馮文 (Robert Owen) 當時在英國試驗合作社的主張完全相同。

台尼金與高爾卻克失敗之後，裁減軍備與經濟改造的呼聲，洋溢國中。一九二〇年正月二十三號，俄國共產黨底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一項新政策，採入俄國憲法，「凡爲俄國國民，都有工作之義務，凡爲俄國工人，都有當兵之義務。」全國各處的政治蘇維埃與經濟蘇維埃，對此都有極大的討論。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與職業組合同盟的省支部，批評這種主張之不當而提出抗議。後來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四月舉行第九次大會，脫洛次基擬計化兵爲工。紅軍 (Red Army) 改隸於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兵士變爲工人，紅軍成爲營謀共產主義改造底和平的使者。

一九一八年秋，蘇維埃俄羅斯國有的田畝，僅有五〇〇〇〇〇英畝，至一九一九年五月，增至一、二五〇、〇〇〇英畝；至一九二〇四月，又增至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畝。

同時食物委員會積穀的畧數，亦年年增加。自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年中積穀三〇〇〇〇〇〇蒲特。（一蒲特等於三十六磅半。）自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一九一九年八月，這一年中積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蒲特；自一九一九年八月至一九二〇年六月，十月中共積穀一七五〇〇〇〇〇蒲特。

蘇維埃俄羅斯底經濟狀況，著著前進，似可樂觀。然而實行共產主義，尚有一最大的障礙在。俄國大部分的有智識者與農民，都存有一種無政府個人主義的心理，這就是俄國共產黨最大的仇敵。列寧（Lenin）也說：

「俄國無產階級易於獲得政權，難於建設一有秩序的社會。西歐無產階級難於獲得政權，易於建設一有秩序的社會。二方面的情形適相反。」

俄國無產階級雖已獲得政權，然而前途荆棘尚多；他們社會主義試驗的結果如何，我們拭目以視之罷。

造成他們獲有試驗機會的原因，就是十九世紀西歐的產業革命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以此二因，所以俄羅斯纔有今日的一天。

作工的與被侵掠的平民權利宣言（附錄一）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七號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所通過——

（一）俄羅斯現爲一工兵農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與地方的行政全權，全都交付於蘇維埃掌握。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自由民族底一種自由結合，是許多民族共和國底一個聯邦。

（二）因有下列幾種目的，如防止人類侵掠人類，廢除社會上種種階級的區分，剷除侵掠他人的人，建設一社會主義的社會團體，以及保障社會主義在各地的勝利等等，所以「大會」（Great Convention—Third All Russian Soviet Congress）發表下列幾條宣言：

（A）因爲要達到土地作爲社會的共有財產，廢止個人的私有權利之目的，使俄羅斯共和國底領土，成爲全國人民底財產，根據各人平等的使用權利，將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土地，沒代價的交給作工的人民使用。含有公共價值的森林，礦產，水道，以及農具與家畜，田地與農場，悉都歸爲國有，作爲國家的財產。

（B）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境內的工廠，礦產，鐵道，以及生產機關與分配機關完全移歸國

有的第一步手續，就是工人管治產業及最高公衆經濟委員會二項法令，這二項法令，我們這裏，都認可了。

(C) 解放工人羣衆脫離資本主義羈絆的一種條件，就是將各家銀行都移歸蘇維埃共和國所有，這我們也承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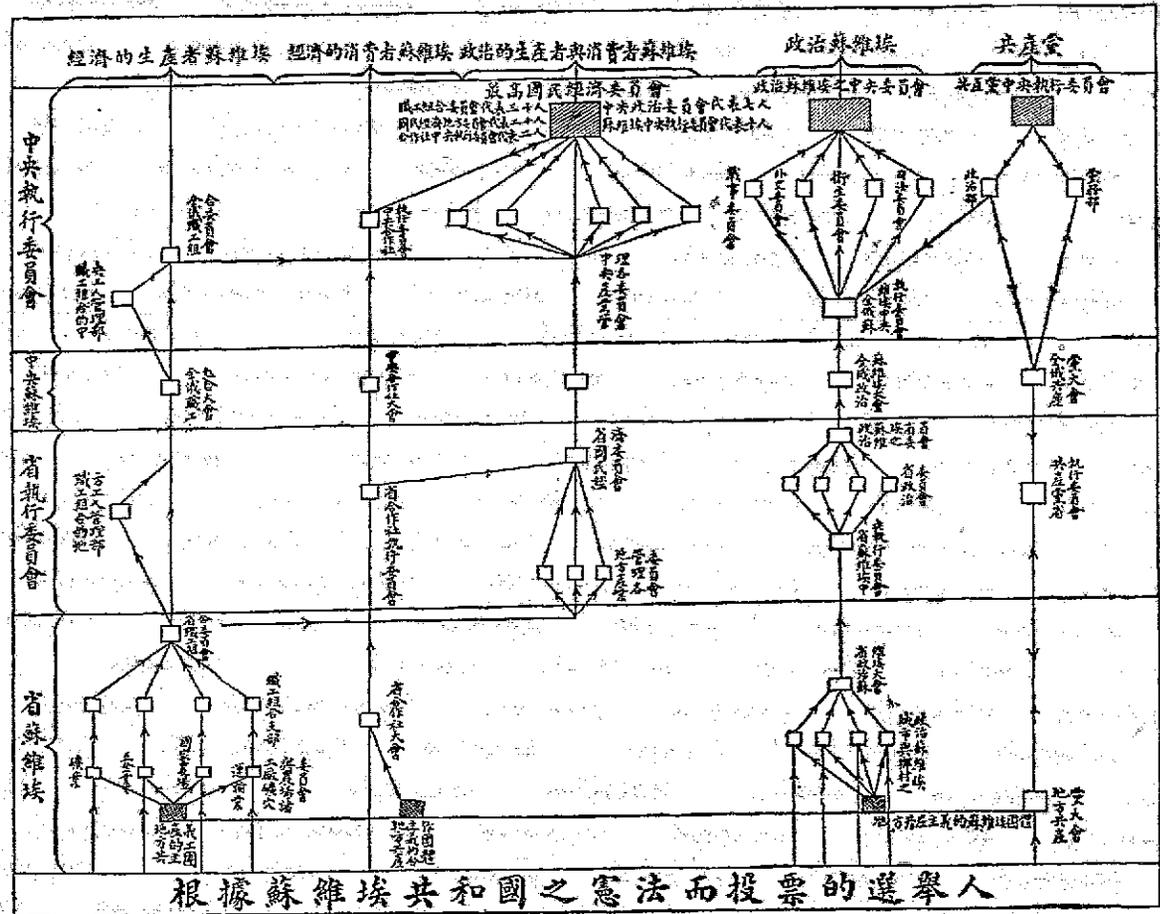
(D) 爲要消滅社會中的寄生分子，要使產業組織築在公衆的基礎上，凡爲蘇維埃共和國底國民，都有工作的義務。

(E) 因要保護勞工羣衆底權力之安全，滅絕侵掠者恢復政權的能力，所以要使工人武裝，組成紅軍，完全解除資產階級底武裝。

(三) 戰爭演成流血的慘劇，罪大惡極，原因都爲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促成，我們要從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底爪牙中去拯救人類，大會贊同及認可蘇維埃委員會底下列幾種行動：

(A) 廢除種種密約，組織軍隊中現在互相反對的工人與農人間之友誼團體，停付戰爭賠款，採用革命方法，根據民族自決，實行沒有割地，沒有賠款的無條件締和之政策。

俄國蘇維埃制度表解(附錄二)



(B) 完全破壞資本制度的文明社會之野蠻政策，這種政策，無非是幾種特出民族中的侵略者，奴隸了幾萬萬亞洲殖民地，與各小國底勞工羣衆，而自握大權罷了。

(C) 承認芬蘭底完全獨立，撤回俄國駐在波斯的軍隊，以及給與亞爾美尼亞的自決權利。

(D) 取消俄皇政府向外國銀行中及國內富翁手中所借來的債款，這是反對國際的銀行家與資財家的第一聲打響。

(四) 大會相信現在是與侵略者決鬥的時候，各行政機關中，他們都無位置，勝利可操左券。政權現在定須完全悉行握在勞工羣衆與其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The Soviet of Workmen's, soldiers' and Peasants' Deputies) 手中。

俄國蘇維埃制度表解 (附錄二) (插圖)

國際歌 (附錄三)

起來罷！被咒罵跟着的，

國際歌 (附錄三)

全世界的惡人與奴隸！

我們被擾亂的理性將要沸騰了！

預備着去打死仗吧！

我們破壞了全世界的強權，

連根的把彼來破壞了。

我們將看見新的世界了！

只要他是什麼都沒有的人，他就是完全的人。

這是最末次的

最堅決的戰爭！

人類都將同着第三國際黨，

一塊兒奮起！

誰都不給我們救助，

也不是上帝，也不是帝王，也不是英雄！

我們就用自己原來的

達到赦免的地位。

因為要用勇敢的手，推翻擔負，

因為要打死自己的

吹起筊來，勇敢地打鐵，

在鐵還紅熱的時候！

這是最末次的，

最堅決的戰爭，

人類都將同着第三國際贏，

一塊兒奮起！

我們不過是

全世界大勞動軍隊裏的工人。

用公理的名，管理土地，

永沒有失敗的時候！

如果很大的雷聲

在獵狗和劊子手的繩上響起來，

那麼，太陽對於我們總是一樣的。

我們還能用我們自己的光的火燄來照耀嗎。

這是最末次的，

最堅決的戰爭！

人類都將同著第三國際黨，

一塊兒奮起！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14242 書號 74828
Acc. No. Call No. 627

FEB 22 1984

興登堡成敗鑑

第一冊四角

赫赫有名之興登堡將軍。以丹能堡一役。力戰敗俄。一躍而爲德軍之主帥。統數十萬雄師。馳聘東西歐戰場。後雖失敗。固一時之豪也。是書爲法國蒲哈德原著。林琴南先生譯。歷敘興登堡幼時許國之誠。從軍作戰之勇。以及歐戰中如何應撲強鄰。如何受挫協約。以生動之文筆。寫名將之生平。嗚呼叱咤。可歌可泣。愛讀英雄傳記者。不可不讀此書。研究歐戰掌故者。不可不讀此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19)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回俄國革命史(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朱 枕 薪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汕頭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二八三七丁

三加
以